肖忠华教授追思集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Poems In Memory of Richard Xiao

肖忠华教授

(1966-2016)

谨以此文集纪念肖忠华教授

肖忠华教授 (Richard Xiao) 是国际知名学者，在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翻译学，英汉语比较与翻译、时体理论等领域卓有建树，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6 年 1 月 2 日于英国兰卡斯特逝世。他的去世是国内外学界的重大损失。2013 年以来，肖老师不断与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但他一直乐观坚强，对生活充满信心，对从事的研究无比热爱。生病期间，仍坚持写作，不断有佳作问世；对于学生有问必答，耐心讲解；对后学更是提供各种帮助和鼓励。肖老师一心扑在研究上，淳朴、善良、不断帮助激励其他学者，他的无私的品质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文集编撰者

肖忠华教授的好友、同事和学生

文集目录[1]

- 肖忠华教授生平
- 追思文集
- 语料库语言学答客问
- 肖忠华教授图片集
- 肖忠华教授著述详录

追思文集作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海洋　戴光荣　贺文照　胡显耀　凌征华　陆小飞　Tony McEnery
钱毓芳　邵　斌　苏丹洁　陶红印　卫乃兴　徐秀玲　徐莎莎　许家金
杨晓军　杨晓琳　曾小荣　张　俊　章柏成　张正生　赵秋荣　郑晓岚

[1]本文集由肖忠华教授的好友、同事和学生等共同编撰而成，由胡显耀统稿编辑。文集除收录追念文字外，还转载了“肖忠华语料库语言学答客问”一文（《语料库语言学》2015 年第 2 期）。在信息发布和资料搜集中得到了 Corpus4u 网站和艾海洋的协助，特此致谢！

肖忠华教授生平

胡显耀整理

肖忠华教授 1966 年 3 月 19 日生，江苏苏州人。1988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学士学位；1991 年毕业于河海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获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2002 年毕业于兰卡斯特大学，获语料库语言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语料库语言学家 Tony McEnery。曾任教于宁波大学、兰开斯特大学、中兰开夏大学、Edge Hill 大学和浙江大学，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开斯特大学语料库及汉语语言学教授（Reader in Corpus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inguistics）和兰开斯特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肖忠华教授在语料库语言学、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语料库翻译学、时体理论、应用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是这些领域国际知名学者。他曾发表学术论文 50 多篇，出版学术专著 10 余部，撰写学术书籍章节 10 多篇，并在大量国内外学术会议中宣读论文和发言。肖忠华教授的代表著作例如：*Aspect in Mandarin Chinese* (John Benjamins, 2004), *Corpus-Based Language Studies* (Routledge, 2006), *A Frequency Dictionary of Mandarin Chinese* (Routledge, 2009), *Using Corpora in Contrastiv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ambridge Scholars, 2010),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Routledge, 2010)等（详见《肖忠华教授著述详录》）。

除研究著述外，他还创建并维护了许多语料库资源，无偿供研究者使用，如：兰开斯特现代汉语语料库（LCMC）、浙江大学翻译汉语语料库（ZCTC）和翻译英语语料库（COTE）等。

他还曾担任英国艺术人文研究基金 AHRC、英国社会经济研究基金 ESRC、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NSF、加拿大人文社科研究基金 SSHRC、香港研究资助局 RGC 等机构项目评审专家；中国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特约编委；*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Corpora; Gloss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和 *Languages in Contrast* 等国际学术期刊编委。

他发起并主持了三届"语料库对比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UCCTS），该会议已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语料库翻译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肖忠华教授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在分享资源、促成合作、培养学生、奖掖后学等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参与本文集的许多前辈专家都曾与他合作共事；更多年轻学者在求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曾得到他的热心帮助和举荐，使用过他建设的语料库；无数学生曾受教于肖老师，从他的授课、讲座和指导中获益良多。

肖忠华教授因病于 2016 年 1 月 2 日于兰卡斯特去世，享年 50 岁。他是逝世是国际语言学界和翻译学界的重大损失。在巨大的悲痛之余，我们谨以此追思文集悼念这位睿智的学者、善良的朋友、温和的长辈、无私的奉献者，并表达对肖忠华教授的妻女的衷心问候。望肖老师在天之灵安息，望家人节哀顺变。

（2016 年 1 月 11 日）

怀念肖忠华老师

艾海洋（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2016 年 1 月 2 日凌晨，肖忠华老师与世长辞。听闻噩耗传来，心里非常难过，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语料库语言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研究者，Corpus4u 网站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管理员，而我个人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我与肖老师相识是在 Corpus4u 网站创立之初。当时，网站刚刚起步，肖老师不仅热心参与网站讨论，还为论坛各板块的架构出谋划策。过去 10 年里，肖老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维护管理这个网站， 热心为大家回答各种语料库专业问题，分享各种新视角、新软件与语料库研究前沿动态，还慷慨地上传自己的文章手稿与大家分享。十年来，网站服务器搬家数次，每次肖老师都积极帮助排错、测试。肖老师还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帮助网站的管理， 我从网站后台上经常看到他删除与语料库学术讨论毫无关系的广告帖子的记录。

肖老师也慷慨地为我个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几年前申请博士，我忐忑地询问肖老师是否愿意为我写推荐信，他欣然应允。博士毕业后，肖老师还仔细阅读我的个人页面，热心地提出建议。在去年7月9日的邮件交流中，肖老师说他在积极治疗，虽然还是能感受到病痛。我看了非常难过，期盼他能早日康复。肖老师在平行语料库和翻译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对我很有启发，以后我自己也打算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追随老师的足迹。说来遗憾，我和肖老师从未谋面，几年前他回国时要路过北京，我们原本计划在机场见上一面；无奈因行程安排临时变化，未能如愿，竟错过了唯一一次见他的机会。

肖老师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为我们语料库语言学后辈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悼忠华师

戴光荣（福建工程学院）

吾师忠华，一路走好！

静坐桌前，深切悲悼。

无语凝噎，几不能笔，

泣血而书，以资缅怀。

多年交游，历历在目，

侠肝义胆，永昭日月。

二零零八，师生谋面，

西湖之滨，之江之畔。

真诚相邀，力荐后学，

相见恨晚，开怀畅谈。

足智多谋，规划未来，

推心置腹，真经度人。

语料之法，研究之妙，

取法其上，浸润其中。

合作课题，共著华章，

字字珠玑，句句推敲。

字里行间，均显大义。

程序编写，细密严谨，

语料甄别，宁缺勿滥。

世界动态，及时分享，

书稿文章，慷慨解囊。

办学办会，亲历亲为，

一呼百应，英雄遍地。

助推同道，奖掖后学，

语料在线，烽火燎原。

天各一方，情深意长，

视频语音，犹促膝谈。

鸿鹄传书，天涯比邻，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波音飞驾，师徒聚首，

国内海外，共话春秋。

千年姑苏，赠百卷书，

宁波新城，共展墨香。

弹丸澳门，同勘古迹，

学生邀会，亲临主讲。

学业事业，问暖关怀，

恩情大义，地久天长。

可恶病魔，弱师体魄，

顽强意志，天地动容。

今夕远离，驾鹤西游，

天域神界，耀吾师名。

谦和吾师，吾辈敬仰，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学生光荣，福州顿首！

注：肖老师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谦虚敬业、坦荡胸襟、顽强拼搏、助人为乐、雪中送炭……太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与肖老师相识多年，无论是合作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同撰写学术论文，还是指导我创建语料库，教我如何从数据看文本特征，如何透过表象寻求内在规律，他都是那样倾心尽力，毫无保留。非常珍惜与肖老师相处的美好时光。通过镜头留下了交往中的宝贵照片。从最早的浙江大学会议，到英国知山大学（Edge Hill University）会议，再到美丽的兰卡斯特；从宁波诺丁汉大学到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再到美丽的澳门大学……这一串熟悉而让人感怀的地方，都留下肖老师那爽朗的笑声，更留下我无尽的思念。（2016 年 1 月 5 日）

给肖老师送行

贺文照（嘉兴学院）

佛说，人生世事皆是因缘和合的结果。

我和肖忠华老师之间的交往始于 corpus 4u。大概是在 2005 年五一节后，偶然搜索到 Corpus4u 并注册登录了该网站。自己虽对语料库语言学有些兴趣，但是，无论是在理论还是语料库技术方面都知之甚少，非常盼望有这么一个网站能够进一步学习提高。由于自己工作和生活在一个一般的地级城市，学校的图书资源比较陈旧，我尤其希望能够了解国外语料库发展的最新动向。让人兴奋的是，初次进入 Corpus4u 之后，发现该网站以前见过的类似的网站不一样。网站论坛上已经有很多帖子，而且分门别类，像是一本语料库教材似的。论坛的技术板块还有很多非常实用的技巧介绍和相关的软件分享下载。我仔细浏览这些宝贵的论坛帖子，碰到和操作相关的内容，我都会按照说明，下载相关工具进行一遍又一遍地操作，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我几乎花了两个月左右的所有业余时间来浏览和消化这些论坛帖子的内容。慢慢地自己觉得对语料库语言学方面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

自己在熟悉 Corpus4u 论坛内容的过程中，也开始关注 Corpus4u 论坛的发帖者。那时常映入眼帘的名字有 xujiajin，laohong，xiaoz，动态语法，Haiyang Ai……以自己的接触面，当时自己无法将这些网名和后面真实生活中的人联系起来。其中，xiaoz 这个名字让我迷惑了一阵，我甚至想这网名是不是打字疏忽因而将错就错的结果？ 肖老师在世时，没有当面请教其中缘由。现在斯人已去，更无法探究其中是否还有别的玄机了。

感觉能够理解论坛上的内容的时候，除了提问请教有关问题，我也开始帖子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独立发帖分享自己在操作方面的经验。

Corpus4u 早年，包括肖忠华老师在内的几位管理员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共享资料，主动提出问题，帮助回答和解决 C 友的问

题……在 Corpus4u 论坛上讨论热烈，气氛非常活跃。也就是在这种气氛感染下，我也一发不可收拾，读贴，操作求证，发帖……将 Corpus4u 当作一个网络课堂。逐渐自己也成为了该论坛的发帖量较为靠前的一名活跃用户。

有一次我用 Trados 的 WinAligner 对齐汉英语料，因为 WinAligner 是为翻译记忆库服务的，导出的语料中包含很多标注符号。对此我束手无策。我将这一结果发帖到 Corpus4u 上，想不到的是，肖老师主动提出给我编写一个 perl 小程序来清除其中的杂质。从 Corpus4u 获得这么众管理员提供的最新信息已经让我欣慰，肖老师的这一主动帮助让我非常感动。除了感动、感恩之外，肖老师的帮助也改变了我的处世方式。以后，当我自己掌握了一些语料库技术之后，能够帮助他人的时候，一旦论坛上有提问者，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积极回答。后来不再经常上 Corpus4u，仍然有不少未曾谋面的人给我发邮件，QQ 留言，提问题。不管是青年教师，还是正在求学的研究生，我都会积极回信，将自己所知倾囊倒出。

和肖老师首次见面是在 2008 年 9 月下旬在杭州浙大紫金港校区，第一届 UCCTS 会议期间。在洪华清老师的引荐下，见到了肖老师。说是洪华清老师引荐，其实也是会议前一阵子才见到洪老师。稍作寒暄之后，肖老师表达了希望我能够参加的他的课题组进行研究的意向。我当即表示非常愿意。在 2008 年 12 月份，肖老师约我到浙江紫金港校区和他课题组的另外几位老师会面，对研究事项进行安排。

会后回到嘉兴，如期收到肖老师邮件告知我们研究用的语料库 LCMC，ZCTC 以及两个语料库相配的最佳 Xaira 版本下载地址。此后几个月在肖老师的指导下，我对国内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进行了梳理，撰写了文献综述。同时，在肖老师邮件的指导下，我学会了语料库工具 Xaira 的使用。

不过，我在语料库研究的道路上并不顺利。2008 年 9 月下旬信心满满地从杭州回来之后，身不由己地走上了行政管理岗位。原以为一边干行政，可以一边兼顾学术研究。事情发展到后来，不是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白天除了行政事务繁杂和教学任务，基本上找不出整块时间来看文献和进行研究。很多时候晚上也要加班。自己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原本答应肖老师参加他团队进行研究的计划也落空了。

此后几年由于很少有精力花在学术研究上，我和肖老师之间的联系少了，只是在过节的时候偶尔通过邮件或者 Skype 问候一下。

2009 年 6 月我想邀请肖老师到我任职的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座。正好肖老师在浙江大学，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当我告诉他安排车去接他时，他回答说可以自己坐车来。做完报告简单地就餐后，肖老师匆匆会杭州了。此后一次肖老师电话联系我，是关于他在浙大所带研究生找工作的事情。

肖老师给我印象似乎是不善言辞，但是，熟悉肖老师的人无不对他真诚、热心、踏实的朴实处世风格深深打动。

2013 年 6 月，在干了近五年的行政管理工作之后，身感疲惫，我决定从中退出。随即我通过邮件和肖老师联系，谈了我想重新开始学术研究的想法。肖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信，并将我推荐给香港理工大学李德超老师。后因家里有一些事情牵扯着，未能成行。

2014 年 4 月我申请攻读澳门大学文学院李德凤老师门下的博士。在寻找推荐人的时候，我再次想到了肖老师。在肖老师那里似乎永远没有拒绝。他在给我的邮件中说，没有问题，但是，他过一段时间要做大手术，怕不能使用电脑耽误我的事情。他只能事先写好，签好他的名字，到时候我去一块提交。当了解这种情况，我不忍心再给肖老师添麻烦。给肖老师回复“考虑到你目前身体欠安，我就暂时不给你增添麻烦。祝早日康复！”

当我成功来到澳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还跟肖老师在 Skype 上聊过几句，希望他注意身体，早日恢复健康。从他的回复中感觉他非常乐观。后来好友 Carl 告诉我肖老师的状况不太好。

今年元旦当我们还在嘉兴家里的时候度假，突然收到好友 Carl 发来肖老师病故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消息。这一段时间以来，我

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不佳，但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离开我们。

肖老师去世的消息很快在洪华清老师组建的语料库微信群中传开，接着 Corpus4u 上也开出了悼念专栏。Laohong，Xujiajin，Haiyang Ai 等元老级管理员再次齐聚 Corpus4u 论坛，但是，这次却是为了缅怀我们亲爱的肖忠华老师。老友们撰长文，含着悲伤和眼泪追忆这位亦师亦友的可爱兄弟。网友们点滴留言中，我们能够感受他们心中同样的惋惜。

阅读这些文字让我更进一步全面了解了肖老师在语料库语言学以及基于语料库翻译研究方面的成就。那一列长长的 list of publications 让我们心生敬意。要知道，肖老师仅仅花了 10 余年时间。常言说，老天也嫉妒英才。肖老师太优秀了！

每每谈起肖老师，大家感触最深的是他的为人，朴实，热心，诚恳，踏实。肖老师的胸怀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人。对几乎所有找他帮忙的人，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他都会热情伸出援助之手。以我的信仰来看，肖老师就是慈悲为怀的菩萨再世。他不惜自己，将他人的担当扛到自己肩上。某种程度上，他就是济世度人的菩萨。

肖老师离开了我们。我更相信这位帮助过我们的老师和朋友即将开始他生命中的另一次旅行。我们知道，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无法改变业已发生的事情。唯有我们的祝愿和善念能够助我们的老师和朋友一臂之力。

愿肖老师在天之灵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受安宁！

Richard，may you enjoy your everlasting bliss and peace there！

追忆吾师肖忠华

胡显耀（西南大学）

2016 年 1 月 4 日，办公室的窗外晨雾朦胧，我坐在窗前，习惯性地打开电脑上的电子邮件系统。邮箱很快显示有新邮件，第一封邮件的标题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Richard Xiao。这个名字从 2005 年到现在一直是我最频繁的联系人之一，发件人是我所崇敬和爱戴的师长和朋友——兰卡斯特的肖忠华老师。每次接到他的邮件总会有一种如释重负、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几乎每一封来自他的邮件不是帮我答疑解惑，就是发来资料、自编的软件、语料或文章。作为一个曾经的年轻学者，认识并直接与肖老师合作共事是一件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事，这恐怕是我和所有 Richard（我一直这样称呼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共同的感受。在遭遇资料短缺、工具匮乏，一筹莫展时，给 Richard 写信并很快得到他明确回复，曾是我最期盼的事情之一。

然而，今天这封邮件却是我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收到的。

2005 年冬，我在曼彻斯特 Salford 大学的一间学生宿舍里冥思苦想。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语料库翻译学，当时，由曼彻斯特大学的 Mona Baker 所开创的语料库翻译研究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唯一的翻译语料库是她和她的学生建的翻译英语语料库，而我的研究对象是翻译汉语。要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必须建设一个翻译汉语的语料库，而十年前的我几乎还是语料库的外行。在网上搜寻相关研究，最终 Richard 和 Lancaster 进入了我的视线。那时，Richard 从 Lancaster 大学博士毕业不久，还在为他的导师 Tony McEnery 做研究助理，他和 Tony 建的兰卡斯特现代汉语语料库正好是我所期待的原创汉语可比语料库。怀着兴奋但又无助的心情，我给 Richard 写了第一封邮件。当时，我写过很多石沉大海的电子邮件，所以尽管满怀期待，却也知道从素不相识的人那里得到帮助如同大海捞针。然而，在我发出邮件的同一天晚上，Richard 回信了！简明扼要地回答了几个现在看来几乎弱智的问题，并给了我他的现代汉语语料库的下载地址。做语料库研究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找到合适且完全免费的语料库，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刻了吧？我和 Richard 的联系和随之而来的友谊，从 2005 年的那个冬天一直延续到今天。正如大家想象的那样，2005 年的我就像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找到了 Richard。从语料搜集、清理、标注到统计、分析，Richard 和我一直频繁地交换着邮件，当然主要是我提问，

Richard 总是耐心答疑，并亲自卷起袖子帮我编软件处理语料（现在我的电脑里还保存着他用 Perl 语言写的小程序）。如果没有 Richard 技术支持，很难想象那时的我将如何完成博士论文，并继续未来的研究之路。

更难想象的是，虽然我和 Richard 从 2005 年开始通信，邮件的总数超过数百封，但在 2013 年以前，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对我至关重要的恩师，向他当面道谢。2006 年我回到自己学校，开始忙于教学；这时的 Richard 在中兰开夏大学和 Edge Hill 大学继续自己的研究。2008 年至 2012 年，我先后在北外工作和洛杉矶当访问学者，期间有好几次学术会议或讲座，听说 Richard 要来，我非常兴奋，以为终于可以一见了。最后却因为种种原因错失了见面的机会。

2013 年 10 月初，还是一封来自 Ricahrd 的邮件。他说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系需要聘用一位研究员进行 ESRC 项目的合作研究。兰卡斯特语言学系是语料库语言学的重镇，承蒙 Richard 的邀请，课题又恰恰是我过去十年一直在做的事。我当然立即欣然同意，开始准备签证申请。虽然申请签证的是我，但 Richard 在一个月里连续打了四、五次 Skype 电话，事无巨细地告诉我具体的程序，发来需要的材料。尽管多年的通信后我们彼此十分熟悉，但却从未谋面。说来好笑，我第一次见到 Richard 是在兰开斯特语言学系的网络面试视频里，那时的他圆脸长发，额头发亮，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活像铁臂阿童木里的茶水博士。

2013 年 11 月 19 日，我到达兰卡斯特。安顿下来，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找 Richard；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他，此时他已是国际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学界成果卓然的学者了。他的办公室在语言学系的三楼，在简单而朴素的过道里，我一眼就看到了办公室门上贴着的他的姓名。他还是视频里的样子——阿童木里的茶水博士，笑眯眯地和我握了握手，看了看时间，说: 我先带你去办手续，然后再慢慢聊。于是我跟着他从系办公室到研究中心，从人事部到图书馆一溜烟儿地走了一趟，见了不少人，说了不少话。Richard 的个子比我小，走路比我快，一口江浙普通话，声音温柔而清晰。

事情办完，已经从中午到下午了。最后，我俩在分给我的临时办公室里坐下来，我把带来的礼物——一盒工艺筷子送给他。他谢过，轻轻收起，然后用不经意的声音说：真对不起，我生病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生病。在回去的巴士上，我和他并排坐着，他简单讲了自己的病情，说马上开始化疗，项目的事需要我多费心；说只要化疗后身体情况稳定，他几个月后就可以恢复工作。他说这些时，不紧不慢，仿佛这只是一篇要去写的比较难的论文，需要时间但一定能写好。

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每周都去 Richard 家。在治疗的早期，他的精神状态很好，每天都坚持散步一小时，为化疗和手术做准备。和我的想象不同，他对于疾病一点也不避讳，和他闲聊，谈到诊断结果，他的态度既积极又理性，有时会对具体的医学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她女儿在利物浦大学学医）。他会主动询问我项目研究的情况，我也据实相告，把我的计划告诉他，这时他总会安静地听我讲完，然后一针见血地提出意见，就像过去多年在电子邮件中那样。他的眼光非常敏锐，加上丰富的经验，我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很快被否定，不过，他立刻会提供相应的、切合实际的建议，似乎是为了避免我的尴尬。其实，我丝毫不会介意，经过之前八年的通信，我们就像是真的老友一样，何况他说的绝大多数都是对的。

如果碰上节气，我会去超市买些水果和盆栽的兰花带去 Richard 家。他家在伦河边的 Earl 街上，Richard 总在楼下的小客厅里和我聊天，有时候我带上电脑，向他汇报，请教问题；有时候，我们就这么坐着，聊聊同事和朋友，发发牢骚；他夫人有时也会加入我们，聊聊英国教育和孩子。那时，我不觉得他病了，或者不觉得他的病那么严重，总是盼望着他早日回来工作，这样我就不必老是和 Andrew 为项目发生争执了。现在想来，是我一厢情愿。

Richard 的病变得严重是在他进行大手术之后。和国内不一样，手术后一周，英国的医院就让他出院了，而且不再开抗生素药。这就完全要病人自身的体抗力去防止感染。因此，他不得不在家里卧床休息了一个月，每天护士来换药。我和他夫人去医院接他出院，这是我看

到的最憔悴和最虚弱的 Richard。然而，一个月后，当他的伤口基本愈合，我再去看他，原来那个乐观、顽强、矍铄和温和的人又回来了。这时他的体型明显清瘦了，但精神却很好。由于胃部切除，他必须少食多餐，所以手术后我常常去他家碰上他正吃饭。这时，他总说，你等着啊，我又要吃饭了！然后呼呼地喝起汤来。吃完了，说你还要等哦，我得歇歇才能说话。最后，等他安顿下来，他会有些歉然地说，我要吃饱，保持体力，才能继续战斗。手术后两个月，Richard 满怀希望地对我说，医生说最多再过两个月，他就可以恢复工作了。这是 2014 年夏天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实际上，手术后不到两个月，Richard 就已经恢复了部分工作。他开始看我的第一篇论文初稿，开始审阅我们合作的专著，看我的统计分析，看我的会议报告。2014 年夏，Richard 还出席了他一手创办的 UCCTS 学术会议，和一帮老朋友见面，同时还不忘了给我和其他年轻学者介绍他的同事、朋友，促成各种合作研究。2015 年初，兰卡斯特语言学系和 CASS 中心为 Richard 举办了一次专题研讨会，邀请了不少老友到兰卡。尽管研讨会的组织和筹备是我负责的，但遗憾的是，由于签证到期，我不得不在 14 年底回国，错过了这次难得的聚会。从朋友们发的照片来看，Richard 的气色不错，那时我们都满怀期望，希望一切都已过去。

我和家人在 2014 年的最后一天离开兰卡。因为身体状况和天气，Richard 不能送我们。临别那天快到圣诞节了，我又带去一盆兰花给他。Richard 很高兴，说起一月份的专题研讨会，说起即将见到的朋友们，说起过去这一年我们多少次促膝长谈，说起我未尽的工作。我们仿佛并不是在告别，而是在谈论即将开始的新的一年。

2015 年很快过去了，在这一年中，我一直和他用 Skype 联系，不时会视频或音频聊聊，有时候仅仅是只言片语的留言。我知道他的病情不太乐观，在病痛的持续折磨下，他的身体渐渐衰弱。然而，对于疾病他始终有一种达观超然的态度。12 月 24 日，圣诞前夜，我连续几天给他留言都不见回复，这一天却收到了他的留言。他说：谢谢我在过去的两年中为他所做的一切（他指的是我和他合著的书出版，组织研讨会和合作发表论文等分内之事），但是很遗憾，他的情况很不好，他已经准备好离开，不过，他并不惧怕死亡，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2016 年 1 月 4 日，打开他夫人用他的邮箱发来的消息，文字简短而沉痛：肖忠华老师于 1 月 2 日凌晨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2016 年 1 月 6 日)

追忆肖忠华老师

凌征华（江西理工大学）

有幸认识肖忠华老师，后来成为肖老师的学生，始于 Corpus4u 论坛。2006 年暑期参加一次为期四天语料库的培训，从 ABC 开始，渐渐迷上了语料库语言学。不时关顾论坛，并从中学到很多语料库知识和相关检索软件，更为论坛中的老师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常常为初学者解惑答疑至深夜，尤其是肖老师（Xiaoz）给人的印象最深。

2009 年我们学校（江西理工大学）组织老师报考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了我校外语学科的发展，营造更浓的学术氛围，作为行政负责人，虽已评上教授职称，总觉得自己才疏学浅，需要进一步充电，带头报考并有幸顺利通过浙大的入学考试。在复试时，浙大外院的徐老师通知我，能否让肖老师作为我的导师。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徐老师当时说的话，“肖老师是一个人品非常好的老师，知识非常渊博，他能答应那是你的福分！”，我也暗中在想，我怎么那么幸运呢！难以想象，论坛上遥远的英国兰卡斯特的大师怎么做梦似的成了我的导师呢！就这样我和肖老师通过邮件开始了我们的师生情谊。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 2010 年的三月份，肖老师在国内定期授课时间。我们通过邮件约好，在吴老师家里，见面以后发现，大师级的老师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还记得，在浙大校园里，看到肖老师背着沉重的电脑包

时，我说：“让我来背吧！”，不管我如何再三请求，肖老师还是不肯把包给我，并告诉我，师生是平等的，肖老师的为人可见一斑。

肖老师在生活上简朴是难以想象的。有一次，就是 2011 年的三月份（根据我们学校的规定，博士学习只提供一年的脱产学习机会），知道肖老师到达浙大的时间，特地赶赴浙大拜见老师，并请教论文之事。当我进入肖老师在浙大紫荆港校区的“家”——没有装修的毛坯房时，在卧室映入眼帘的床是随意铺放的席梦思；使用的桌子是一张小圆桌，用以吃饭和学习之用。肖老师全神贯注的是语料库，我看到的家具是一台扫描仪和肖老师手里捧着的是一部自己编写的学术专著 Using Corpora in Contrastiv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2012 年肖老师和我各自在自己的大学工作，基本上是通过邮件联系。这年我也努力申请国家留学基金想前往英国留学，但因为那时我们学校还没有和留学基金委有合作项目，可惜未能如愿，虽然肖老师鼎力相助，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李德凤老师联系，未能有在肖老师身边学习的机会。

到了 2013 年听到肖老师患病时，感到非常难过，虽然肖老师来信告诉我们，可以更换导师，我们还是没有这样做。一方面心里想，那么好的肖老师一定会好起来的。还委婉地介绍一种治病的方子，尤其白花蛇舌草，因为我的大哥十几年前患过鼻咽癌，就是吃这种草药好了。我还告诉肖老师，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担心我的论文，我已经评上教授了，读博主要是为了学习语料库这个 process 而不是拿上一个学位的 product。另一方面，我们从心里面就是想做一个忠诚于肖老师的学生，论文我们努力自己写；自己心里还想，让肖老师好好养病。后来肖老师坚持要我们继续努力，时常关心我们论文的进展，直到准备答辩时，才从肖老师爱人张老师那里知道，肖老师的身体是多么虚弱，我们才更换导师。

后来为了肖老师有更好的休养，也忙于论文重新修改和答辩时，没有再打扰肖老师休息，直到 2015 年圣诞节的问候，才知道肖老师住进了 St John’s Hospice，虽然知道病情的严重，心里还是希望奇迹的发生，也默默祈祷，肖老师能够好起来。

在 2016 年元旦的前一天，又给肖老师及家里发去新年的问候和祝福，第二天习惯地打开邮件，第三天，第四天从 QQ 里，从同学、朋友的信息里知道了我们大家都害怕的消息。噩耗传来，妻子和我都非常难过，泣不成声。连续几天，寝食难安，思绪万千，肖老师的音容相貌，历历在目。虽然肖老师重病期间，可惜未能前往英国看望，能够想象张老师的辛苦照料和细心关怀。非常希望张老师和爱女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伤心过度。也祝愿师母一家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其间，肖老师还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有关语料库研究的国际、国内研讨会，如 2009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和 2012 年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一界和第二届“全国语料库翻译学研讨会”，得以聆听了语料库界很多大家的讲座，从中学习到很多学术前沿的知识，开拓了眼界。肖老师还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其他帮助，如多年著作的电子文本，用 PERL 语言为论文撰写需要的小程序，还提供了自己和其他学者构建的部分语料库，为了尊重他们的劳动和版权，特地交待，只为研究之用“for your own use only”。

肖老师的不幸离去，是国际语料库语言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深感遗憾。但肖老师的为人处世之道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榜样，肖老师的治学严谨的作风会激励、引导学生更为科学地进行语言研究，肖老师的学术思想、著作和文章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肖老师之前也告诫过我们，在努力工作和严谨治学的同时要珍重自己的身体，这些对学生们的循循教导和关心肺腑之言，非常值得学生们铭记。

愿肖老师去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

附诗一首：

IN MEMORY OF RICHARD XIAO

“Do not cry, John, nor silently weep”,
“I will go peacefully to sleep”;

“Oh, No!” “ the cause is not finished yet” “you cannot go!”
“You will recover!” “We have prayed” “how could we stand the blow!”

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I had drunk and emptied the bottle to the drains;

At the moment a smiling face comes from the skies,
Remind us of beautiful pictures which vividly arise;

"You can call me Richard, rather than the title of Professor",
Our friendship, with me as your student, starts from an email letter;

We will never forget how patiently you lead us to linguistics of corpus,
And remember forever what you said on ZJU campus;

Your lectures inspire us like the gentle showers of rain,
And publications, just as the fields of ripening grain;

How carefully, step by step, you show us how to use the tools,
How many corpora, one after another, you offer us as we choose;

Many times I have problems for the paper on the whole,
You, immediately, write scripts in the language of PERL;

Even in the most difficult times, you persist with endurance,
Still provide us unselfishly with expertise guidance;

We often wonder whether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ho can imagine such a genius, how talented and so young?

A real man with a tender heart, to others always show your love,
How can I, slow-witted, express my feelings to those above?

Your encouraging words will push us forward like the birds in circling flight,
And your deep thoughts will enlighten us as the sunshine of the night.

To our idol, a great mind with a heart, pure and open,
May my dear teacher, Richard, rest in peace in Heaven!
（作者为浙江大学肖忠华老师 09 级博士生）

我与肖老师的交往

陆小飞（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和肖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始于 2009 年受陶红印老师的邀请在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的创刊号为肖老师与 Paul Rayson 和 Tony McEnery 合著的 *A Frequency Dictionary of Mandarin Chinese: Core Vocabulary for Learners* 撰写书评。透过这本字典的编撰细节，了解到肖老师做为一名研究者过人的功夫与用心。之后拜读肖老师的数篇论文，对他的研究造诣与勤奋越发敬佩；在我所教的语料库语言学课程上，便使用了肖老师的多篇论文作为阅读材料。2012 年应肖老师邀请为他和卫乃兴老师合编的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的一期特刊做审稿人；在此过程中的数次交流都让我感觉到肖老师诚恳与敬业的研究态度。再后来的几次邮件来往，又让我看到肖老师对他身边的学生与同事的真切关心，如帮助他的博士生联系访学，与我探讨他的博士生研究项目中的数据分析的一些问题，介绍我和显耀于 2014 年在香港开会时见面与认识，等等。这些看起来不大的事情，却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也对我自己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显耀在香港见面后，得知肖老师身体不好，当时一惊，遂写信给肖老师询问，而他乐观的回信却让我放下心来，以为真的不要紧。最后一次与肖老师的联系，是 2014 年 12 月他为 *Language* 给我的书撰写的书评刊印后，他把书评发来给我看并和我探讨其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肖老师阅读的仔细与看问题的尖锐，让我受益匪浅。我们的交往，就这样始于一本书，又止于一本书。让我遗憾的是，在过去数年里至少有 3 次计划去 Lancaster 参加语料库语言学大会，每次都由于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没有成行，结果就这样错失了与肖老师见面的机会。让我欣慰的是，肖老师的才华，勤奋，与无私都留在了诸多学人的心里。做为一名学者，他的一生，应无遗憾。愿肖兄安息。（2016 年 1 月 10 日）

Remembering Richard Xiao, 1966-2016

Tony McEnery（Lancaster University）

Posted on January 4 2016 by I first met Richard in 2000, when he came to Lancaster to be my PhD student. Interested initially in doing a PhD in the are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 spoke to him about corpus research and, slowly as the months passed, he decided to use corpora to look at an interesting issue in linguistics – aspect. This was the first of many areas where we happily worked together. Over weeks and months we slowly worked on the problem of integrating corpora and theory, finally arriving at what we both felt was a very satisfactory outcome: a PhD for Richard, a book we wrote on the topic and one or two nice papers.

Early on Richard showed real promise as a researcher so, as I often do with my students, I set Richard onto a few side projects which we pursued together. The first project we worked on was on the F-word in English. I had analysed bad language in the spoken and written BNC, but my book on swearing in English only used the spoken material. So we worked together on the written data and produced the paper 'Swearing in Modern British English' which was published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at started something of a wave of publications from us – we worked together very well. We had similar interests and personalities, but, most importantly, we felt very comfortable about disagreeing with one another. Those disagreements were always purely intellectual – a cross word never passed between us. They were also not fruitless – we would always debate the point until one or the other of us would change our minds. Working with Richard was a pleasure.

On finishing his PhD Richard started to work as my research assistant. Courtesy of a grant from the UK ESRC we carried on our work on the grammar of Chinese. When I went on secondment from Lancaster University to the UK AHRC, I continued to work with Richard who remained my research assistant. Without Richard working pretty independently of me most of the time while I was on secondment, my time at the AHRC would have been much tougher. As it was, I could focus on the research council work during the day and then check in with Richard in the evening to see how our work was going. The end result was a series of papers on Chinese grammar that I am very prou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nd the book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After the grant we were working on finished we hit a snag – we had a very interesting project on Chinese split words lined up, but as I was working for the research council at that time I could not apply to them for a grant and as a research assistant Richard was ineligible to apply. So we wrote the proposal and persuaded our colleague Anna Siewierska to take on the supervisor role on the project. The project was funded and Richard and Anna worked together very well, though I will always regret not being able to be part of that work as it is so interesting. Look at this paper, for example: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88000109000564

Around the time that this grant was awarded Richard got his first lecturing posi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moving on to Edge Hill University and finally, to my delight, in 2012 he moved back to Lancaster University, where he was swiftly promoted to Reader.

In the fourteen years from when I first met him to the point where he retired on ill health grounds, if Richard had only done the work described above he would have had a good career. However, he did so much more as his Google Scholar profile shows: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user=FKclJsYAAAAJ&hl=en

In addition to what he did with me, he also undertook a great range of excellent research on his own,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mportantly, he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wide range of corpora of Mandarin Chinese as can be seen here: http://www.fass.lancs.ac.uk/projects/corpus/Chinese/

I was delighted when Richard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become a British citizen and was honoured to be asked to support his application. I was so pleased to be able to help Richard, his wife Lyn and his daughter in this way.

Sadly, Richard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in 2013. Through surgery, chemotherapy and sheer will power he survived to the 2nd January 2016. The length of his illness, while distressing, did allow us time to publicly celebrate his work: http://cass.lancs.ac.uk/?p=1672

Throughout his illness he was unfailingly cheerful and optimistic. He was also still brimming with ideas – he was writing and undertaking journal and research council reviews until a few months before he left his suffering

behind. I have no doubt that if he had survived longer he would have written many more books and papers well worth reading. As it was, when we last spoke together, just before Christmas 2015, we had a lovely time remembering what we had achieved together. Indeed this brief remembrance of Richard contains many of the things we recalled in that conversation. One thing we did was to decide upon our favourite three publications that we had written together. It seems appropriate to share these in his memory – we both thought they were well worth a read! They are:

McEnery, A. M. & Xiao, R. Z. (2004) 'Swearing in modern British English: the case of fuck in the BNC.'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3, 3, pp. 235-268.

(http://www.academia.edu/2997462/Swearing_in_modern_British_English_the_case_of_fuck_in_the_BNC)

McEnery, A. M. & Xiao, R. Z. (2005) 'HELP or HELP to: What do corpora have to say?' English Studies. 86, 2, pp. 161-187.

(http://www.lancaster.ac.uk/fass/projects/corpus/ZJU/xpapers/Xiao_help.pdf)

Collocation, semantic prosody and near synonymy: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Xiao, R. Z. & McEnery, A. M. (2006) Applied Linguistics. 27, 1, pp. 103-129.

(http://www.academia.edu/2997472/Collocation_semantic_prosody_and_near_synonymy_A_cross-linguistic_perspective)

We spent a pleasant time discussing these papers and then we said farewell to each other. I can imagine no better a final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scholars and friends who worked together so well. I am so happy that we had the chance to have this final meeting of minds. Not only will it be a precious memory for me, I know that it meant a great deal to him. I will miss Richard very much, as will others. However, through his writing his thoughts will live on and as further studies are produced by others on the basis of his corpora, the energy, kindness and ingenuity of Richard Xiao will blaze forth afresh.

我的师兄肖忠华

钱毓芳（浙江传媒学院）

1月4日早上醒来习惯性拿起手机查看信息，看到我浙师大工作时的老邻居发给我的微信问我是否认识肖忠华，并附上他离世的消息，我一骨碌起身，顿觉天昏地暗，快速打开邮箱查看邮件便看到师嫂的邮件，上面写道："老肖于2号凌晨在St. John Hospice停止了呼吸，我一直在他身边，他的疼痛控制的很好，走的时候很安详。"虽然之前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知道这一天迟早到来，但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眼泪止不住地流着，往事历历在目。

认识老肖是在2002年2月，当时我正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读硕士。趁着假期去兰卡斯特看望当时在那里攻读博士的吴宗杰及其夫人，期间我对吴宗杰说想见Tony McEnery，因那时读过他和Andrew Wilson合写的*Corpus Linguistics*（1996）一书，对他崇拜有加，出于追星的心理，希望此行见他一面拍照留念，就将心满意足。吴宗杰说不太可能，因为Tony当时是系主任，工作比较忙，他也是难得见到。当时我一阵失望，也不再去想这件事。过了几天他对我说Tony的博士生肖忠华下周二有supervision，你可以跟着去试试。因此在见Tony之前我和吴宗杰夫妇一道去了老肖家，记得他家在兰卡印巴区最左边的一套房子里，比较宽敞，对面有个印巴杂货店，安静且方便的地段。第一眼见到老肖，戴着眼镜，皮肤黝黑，说话时面带微笑，有些腼腆。那是他博士的第二年，看得出他很专注，有定力。他欣然答应我周二一点半带我去学校见导师。兰卡的supervision通常是每两周一次，一次半小时。

周二下午一点老肖走进Tony办公室和导师见面，办公室位于语言学系二楼进门左侧，办公室外面有较宽敞的空间，放着一台公用的大型复印机，墙上贴满了各种系里的通知，我在办公室外面忐忑不安等着指令。老肖在20分钟的时候问Tony：Would you do me a favor to meet a friend from China? Tony回答：Why not? 于是我走进Tony的办公室，第一眼看到他觉得他特别高大，他当天穿着一件翠绿色的西装，我不知从何说

起，记得介绍了自己读他书的一点体会，真是很小儿科的，到五分钟的时候我突然说：I will be honored if I become your PhD student.他又回答说：why not？随后就带我去系秘书处领取申请表格，并对秘书说： Isn't it nice that another Chinese is coming while Richard is finishing? 很快被 Tony 录取，从此，与兰卡斯特大学和老肖结下了不解之缘。

女儿的好父亲、妻子的好丈夫、朋友的好朋友是肖忠华的真实写照。

有一次我去参加儿子学校 Our Lady"s Catholic High School 的学生音乐会，老肖女儿是该校乐队的小提琴手之一，音乐会结束时发现老肖站在礼堂门口，我以为他也在听音乐会，他说不是，是来接女儿。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学校和他家一座围墙之隔，兰卡治安那么好，女儿已经中学生，这么近不需要啊，肖对我说“我每天接送她上下学”。我顿时体会到他对女儿深深的父爱。老肖在弥留之际对女儿说，“对不起，爸爸不能再照顾你，以后靠你自己”。女儿很优秀，如今已长大成人，是利物浦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学生，老肖可以放心走了。

老肖夫妇是我们当时在兰卡斯特上学时公认的恩爱夫妻，经常看到他们手挽手的身影，一起散步、一起买菜。当年老肖说博士为妻子读，一时间传为佳话。大家羡慕他夫人有这么一个高情商的丈夫，从没有对夫人的付出心安理得。生病期间为了让家人不跟着遭罪，老肖在整个过程中非常配合治疗，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化疗过程很痛苦，但老肖总是轻描淡写，自己到处查资料分析病因。有一次对我说：“我可以拿一个医学博士学位了，癌症没什么可怕，它就像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他也把这种乐观的情绪带给家人。2015 年 1 月去兰卡看他时，除了人消瘦了一圈，因为化疗掉头发，头上多了一顶帽子外，脸上的笑容依然。

因为工作调动的缘故，直到 2004 年 9 月 21 日我才得以去兰卡斯特大学学习，老肖已留校在语言学系当专职研究员。当天他预约好出租车去机场接我和儿子。因为飞机晚点，到家时已经是凌晨时分，第一晚我们娘儿俩就住在老肖家，至今还记得到家时老肖为我们煮的热腾腾的面条。第二天他陪我去离他家附近的 Our Lady's Catholic High School，找到校长联系儿子上学的事，很快就办妥了，儿子成了该校老肖女儿外的第二个外国学生。第二天他领着我去 Tony 办公室见面。这整个过程他事无巨细，从如何买公交年票到如何做读书笔记，生活到学习，让我在兰卡有家的感觉，很温暖，很有依靠。我很快适应兰卡的博士生活。

在我博士研究的初期，导师建议我经常去师兄他们办公室，和他们聊聊，看看他们正在做的研究，以便帮助我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因此，我经常出入兰卡语言学系研究人员办公室，办公室里三个人都是 Tony 的博士，肖忠华、希腊的 Costas 及大师兄 Scott Piao。老朴坐在门的右侧，老肖在办公室的左侧。Costas 坐在对着门的窗下。在那里得到了诸多的帮助，老肖给予的帮助是最多的，从论文选题到数据收集及处理。有时一起“密谋”如何对付导师。Tony 的指导风格是不固定时间，“等你有话说了再约见我”。2 周 1 次的指导，没话说就别见导师，否则浪费双方时间。记得我最长的一次是一个月没能见导师，心急如焚啊。问老肖怎么办啊？他用极其平静的口气现身说法，讲述当年他 3 个月没见导师的经历，也是很焦虑，但当找到了汉语“体”的研究切入点时，后面的研究就非常顺畅，老肖是 3 年不到就写完了博士论文，开始当导师的研究助手。他的一席话大大缓解我当时的焦虑心情。这些例子举不胜举，有这么以为师兄真是太幸运了。

老肖待人真诚友善，这么多年在兰卡迎来送往了无数的国内学者或学生，去过他家吃过饭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老肖的厨艺。我刚到兰卡时导师有一次闲聊中告诉我 Richard 做的饺子很好吃，说他手会一个接一个抓着吃，离开时还要抓一个作为 bonus。其实岂止是饺子，在英国每次聚会都能吃到老肖做的地道的香酥鸭。记得 2005 年 8 月 Tony 要调去 AHRC（英国人文基金会），我们几个同门学生在我家为他饯行，老肖笑盈盈地打开带来的红烧排骨，味道惊艳全场。2015 年 1 月，导师为他举行了 In memory of Richard Xiao 学术活动，夫妇俩早早地开始准备，到的当天就在他家大聚会，一大桌的菜。虽然这次他没有亲自操刀，但一定是费了不少心。他就是那样，对待朋友真心实意，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那么认真，都要做到极致。

我一直和老肖用Skype联系，任何时候留言都能接到他的回应，为了和他联系，我Skype一直开着，他说我近5年来还在用Skype联系的唯一朋友。但在2015年的10月22日他突然在我Skype上留言说：我的微信是lancxiao，我很惊喜，觉得他状态好转，于是迅速加了他。15年11月初在衡阳开会期间我还在微信上发了参会老朋友的合照给他，他回答说很遗憾不能到会，并预祝会议成功。之后看到他12月24日发的微信：我们家来了个大客人，一只灰兔子。最后一个qq留言是12月20日。现在我还时不时下意识地去查查留言，可是再也得不到你的回复了，老肖，你就这么静悄悄走了，怎么能让人接受呢！你在这个世上短短的50个春秋，却完成了别人三辈子都完不成的发表。真是奇迹啊！可是，我们都知道你从来不知道休息，机器一直高速运转。记得2006年你在兰卡已经待了6年，却没去过离兰卡火车才15分钟的湖区去休闲度假。你全世界飞着去开各类的学术会议，却从来没有在哪个城市歇脚去领略一下异国风情，你每一分钟都在思考，都在耕作，真的累了。愿你在天堂安息！。

冬天，想起了老师肖忠华

邵斌（浙江财经大学）

2016年1月3日。晚间。在浙大外语学院的网页里随意浏览，见一份通知中提及肖忠华与其学生合写的一篇论文，遂想起肖老师，于是第N次进他在兰卡斯特大学的网页上去看。上头有几句话大体是说，“我因病重已退休，此后只做本校的荣誉教员。在本网站可找到一些论文以及语料库资源，希望对大家有用。此外，我已不再带博士了，请申请者在系里选择其他合适的导师”。网页上的时间定格在2015年8月27日。看后一阵难过。我又看了看他的publications，发现还有新的论文将要发表（forthcoming），便想或许他的病已经稍好。想着等手头的事忙完了，年前给他写信表示问候。

1月4日早上起来，突然看到微信朋友圈里有公告说，肖老师于1月2日在兰卡斯特去世，享年50岁。顿时悲从中来。再思忖昨晚上浏览其个人网页的那时分，他其实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感应么？在他逝去的那一刻，我静静地翻看着他所走过的道路，实则已在缅怀他了。在昨晚那个冬夜里，想起了老师肖忠华。

肖老师的“语料库语言学”是浙大外院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记得2011年春天听他上这课，那一年度的课程是在晚间，我有时需要在自己的学校（浙江财经大学）上完课，然后开着车赶到浙大紫金港，经常在走廊上吃炒粉干当晚饭。为什么非得赶去听一门不算入博士学分的课？实在是这门课太有用，肖老师又上得特别好，英文又特别地纯正。他是我迄今见过的上课最有条理、从头至尾不夹带一句中文的老师。换言之，他把兰卡斯特语料库语言学的课堂整个搬到了浙大紫金港！那时，肖老师的主要时间已经在国外，只是在春季来浙大给研究生开语料库语言学的课程。原因之一，我想可能是他实在太钟情学术，舍不得离开英国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的良好氛围！

浙大的研究生何其有幸，能在每年听到肖老师的课！可以这么说，在语料库语言学领域，肖忠华证明了中国人可以和西方人做得一样好，甚至是后来居上！这只要看看他publications中过去十五年来发表的50余篇国际论文，10余种著作，还有20余篇论文集论文就知道。只要涉及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语言对比、英汉互译以及汉语研究等领域，最先跳入西方人视野的中国人可能就是肖老师了。他是那么热心学术，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就组织了四届！他是那么乐于助人，诸多中国学者就是通过他走向国际的舞台！我常常想（虽然从未听他谈起过），他也许就是有这样的使命感：一定要让语料库语言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定要让中国的语料库学者团结一致，走向世界，最后为世界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贡献中国人独有的力量。

他对于学生是很热心的，每次学生的问题有问必答。语料库领域总有些软件是商用的。他总是在版权的范围内给我们提供方便。譬如，他给我们电脑装上一款商用软件，但又不告诉密码，这样这个软件只限于我们个人做学术使

用。我还记得在2010年12月的一天，曾单独约了一个周末时间，去请教他语料库的问题。碰巧，另外还有一位人文学院的博士生在那里。他细致地帮我解决语料库中的操作问题。还拷给那位博士一些关于data-driven learning的文献。他说提倡data-driven learning的那位专家已经离开人世，但他网站上这些东西还非常有用，但很快就被清除了。幸好他事先把这些文献下载了下来，或许对别人的研究有用。我当时听了心里就酸酸的。肖老师对学生的好，还体现在细枝末节当中。我12年4月出国，他在当月28日给我的信里写道："在比利时还习惯吗？"在6月的信里又提到"希望你在比利时生活还习惯。" 由此可见，除了学业，他也关心学生的生活。

后来，偶尔也会在邮件里问他一些语料库的问题，他每次都言无不尽。2012年写了两篇文章，曾寄给他看过，他还给我认真改过字句。那年我出国之前，曾请他来我们学校做一个讲座，涉及汉语译文语料库的语言特征。记得那次他提起，他去兰卡斯特原本是想跟G. Leech学习的，但Leech退休了，于是换了导师。还记得他提起自己汉语功底还不错，写的东西文从字顺。我们一般都觉得他英语特别好，不承想他最看重的是还是自己的汉语。可见，他骨子里就是看重他的名字"肖忠华"的。

再之后是2014年4月，我在浙大听说肖老师身体不好，当天就写信给他："肖老师，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好，不知是否如此？我非常难过，您的语料库语言学课程，是浙大外语学科一道靓丽的风景，也是学生从中最受益的课程。盼望您能早日恢复健康！" 之后他回信说，"我今年 Easter 没有回来。我去年年底检查得了胃癌，幸好发现及时还能通过手术治疗。我目前在休病假，已完成手术前的三个疗程的化疗，现在在等待做手术。本来是安排在下周一，但由于监护病房没有床位只好推迟。手术6-8周后还有三个疗程的化疗，估计要到 8 月份才能结束，之后再休息康复几个月上班。"我又回了信，信中说："英国医疗条件较好，我想一定是能治好您的病症。还希望您能乐观坚强与病魔做斗争，多休息为主，工作的事应尽少考虑，平心静气养病较好。研究是一辈子的事，不必急在一时。希望您到了Leech那个年纪，仍在快乐地做语料库研究！等您病愈了，回国再来我们这边做一个语言学讲座吧。"

翻看邮件，发现与他最晚的通信是2014年的8月。后来虽然挂念，但想着不便打扰他休养，就没再写信。只是偶尔从师友口中得知他的消息。2014年末，听报道中说他在兰卡斯特大学退休了；2015年春，邀请北航一位老师讲座，他说应邀在为肖老师的"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一书撰写书评，拟发表在国外期刊。2015年夏，在北外遇到他的研究生，聊起肖老师，既感激又惋惜。我们一直盼望的是，有一天他又披着他那艺术家的发型，来到浙大紫金港的课堂，让那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那引人入胜的"语料库语言学"课程在启真湖畔重新回荡！

然而，永不再！还记得语言学家Leech自传里最后的那句话，"Old professo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教授不死，只是远逝）。2014年，Leech最终在他的兰卡斯特办公室里静静地逝去了。时隔不久，则是肖忠华，这个语料库语言学领域永远的 Richard Xiao！可惜的是，肖老师还远远没有 old，他甚至还不是 professor！他本不该gone with the wind的。然而，他毕竟随风而逝了。所幸的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的为人，他的为学，将永远留在浙大启真湖畔，留在兰卡斯特的校园内外，留在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史上。他的离去，让我们这些学子，在这个冬天，久久地想起老师肖忠华。（作者为浙江大学2010级博士）

最好的纪念

苏丹洁（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结识肖老师缘于导师陶老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引见，之前只是读过肖老师著述而已。陶老师和肖老师以文会友的同道之谊在我看来是经典的君子之交和学者之谊——因学术而走到一起，因共同切磋而友谊长青。肖老师的为学和为人，有口皆碑；我虽然与肖老师仅有一面之缘，却曾承蒙肖老师就语料信息慷慨相助，

令我十分感激。没想到去年得知肖老师身体状况堪忧，而今惊闻噩耗，心中无比痛惜。

我想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不只一种，肖老师并未离去，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和我们在一起，和学界在一起。这种超越物理现实的交流同样值得珍惜。只愿肖老师家人能想开。丧失亲人带来巨大和长期的悲痛，没有语言能描述。但是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在我们身上延续逝者的精神，是对逝去的亲人最好的纪念和爱。愿肖老师在天之灵安息。(2016 年 1 月 9 日于洛杉矶)

怀念肖忠华老师

陶红印（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和肖老师初识于 Corpus4u 网站建站之初，可说是典型的以文会友、同道之谊。好多年时间我们都没有见过各自真身。远隔欧美，也没有多少机会参加共同的会议，想起来少有的一两次见面机会都是在北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利用现代网络科技合作建库、写作、切磋讨论语料库巨细问题并分享心得。文如其人，何须见面？

直到去年一月承 Tony 和 Lancaster 大学的厚意，参加以 Richard 名义专门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才有机会赴 Lancaster，看到 Richard 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才有机会好好和他聊聊他的病情。Richard 以他一贯的乐观的精神状态接待我们这批探望者。2016 新年将至，想起差不多有一年了，再问问他的病情是否有所好转，回信说状况不好。我再鼓励他乐观坚持。没想到，几天后就得到噩耗。

想到肖老师超人的才华，超人的勤奋，超人的无私精神，以及他经受的各种痛苦，最终的早逝，思绪纷扰，悲痛之情，实在难以言表。只能用上面这些话，借肖老师生前十分关注的我们这个网站平台，略表绵绵哀思之情。（2016 年 1 月 5 日 于洛杉矶）

怀念忠华

卫乃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肖忠华走了。这消息袭得人心痛，像钢针扎入，尽管这早已是预料中事。

初识忠华是 2007 年下半年的事。彼时，他自英回浙途径上海，顺便来交大作客。我们虽不曾谋面，但一见如故，相谈合意，全无丁点的客套与隔膜之感；这大概由于做着同样的事——语料库研究，彼此心中早已熟悉对方而又投缘的缘故吧！肖忠华不善辞令，但话语特别实在，掷地有声。看得出，这是一个严谨做事、从不虚妄、行胜于言的同道。

2009 年，中国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会成立，忠华作了理事。我们的交往也渐渐多了起来。他每次回国，大抵都要来交大或北航一叙。话题每每涉及英伦旧事、故土情结、个人打算。但令他深切关心的却是故人新友的发展，从项目进展到职称晋升。一个人对事业的虔诚、朋友的忠诚尽都体现在润物细无声般的话语之中！

2011 年中国语料库语言学大会后，肖忠华和我谋划选择其中几篇优秀论文在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发表。我们的目的十分单一：让中国的语料库研究在国际发声！我们一同组稿、审阅、送交外审、与编辑沟通。其间，忠华花了大量时间阅改分工于他的稿件，斟字酌句。“审阅”界面下，修改版文件上密密麻麻的符号和批注倾注着他的心血与辛劳！最后，由我们二人为特邀编辑的这组稿件得以在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2014 年第 1 期发表。今天，重新审视这 6 篇文章，再读我们两个合写的前言，禁不住感慨良多，睹物思故。我知道，他在英生活不易，工作载荷巨重。可为了事业，肖忠华就是这样一个忘我的拼命三郎！

2014 年，我应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之邀评介忠华的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一书。说实话，对他书中的一些方法和观点我并不特别了解或赞同。我去信求教，他已在病榻，却总耐心回复，逐一解释。我的这篇拙文发表于该刊 2015 年的第 2 期。不像专事赞誉的评介，这篇评论用了两

页的篇幅讨论书中的方法与数据解释问题，不乏针砭之意。忠华读到拙文时身已虚弱，正与病魔顽强搏斗，却发来了信件，表达欣喜与感激之意。这就是肖忠华，一个真的学者，不屑阿谀吹捧，乐于求真至真！

肖忠华生命最后的半年，一直在与命运顽强搏斗。夫人的悉心照料，众多朋友的热诚相助，给了他难得的乐观、信心和勇气。多种疗法，中西并用，总期待回天有术、奇迹出现。他多次深夜打来越洋电话，托我求医问药。每每听到他微弱的声音，我都百感交集，难以自制！

忠华走了，留下了难计其数的心血与智慧之作，也留给了朋友们无尽的忧伤！愿逝者安息，生者保重！

后记：肖忠华兄公元2016年1月2日走后，强行克制、沉默数日，不愿再想。然终不能自制，思绪聚集，不抒不解。特写几言，以寄幽思。（2016年1月6日）

深切缅怀恩师肖忠华

徐秀玲（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年1月4日早上，噩耗传来，最敬爱的肖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回想起恩师的点点滴滴，不禁泪流满面。

第一次听说肖老师，是2011年我上大三的时候。那时候本科导师每周组织院里老师学习语料库技术，导师让我去旁听并做记录。培训课用的教材之一就是肖老师和 Tony McEnery、Yokio Tono 编写的语料库语言学教材 Corpus-based Language Studies: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从此知道语料库语言学领域有位叫 Richard Xiao 的学者，但当时并不知道肖老师在浙大任教。很幸运的是，2011年10月我保研到浙大。后来，浏览浙大外语学院网站时看到肖老师的名字，很是欣喜。本科导师也建议我联系肖老师做为我的硕士生导师。2012年1月4日（整整4年以前），我第一次给肖老师写邮件，表达了想拜入肖老师门下的想法。肖老师很快便回复我，说欢迎到浙大读研，愿意收我做他的学生，但同时也提醒我他常年在英国，每年只回国几周，希望我慎重考虑。我马上回复自己可以独立，能做肖老师的学生，求之不得。

2012年9月，研究生入学。肖老师发邮件欢迎我到杭州，并祝我在杭州学习、生活愉快。虽然肖老师不在身边，但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肖老师的关心。2013年3月，肖老师回国给我们上语料库语言学课。很多老师、学生慕名而来，教室里坐满了人。正如邵斌学长所说，肖老师把兰卡斯特的语料库课堂搬到了浙大！从肖老师课上，不仅学到了语料库语言学领域的核心知识，更感受到了肖老师对学术研究发自内心的热爱！犹记得肖老师讲课时喜欢眯起双眼，微皱眉头，特别享受站在三尺讲台上为学生讲课的过程。肖老师的好，不仅在于他渊博的学识，还在于他对学生们极大的耐心和无私的帮助。每次上完课，学生们都会把肖老师围住问问题，常常一问就是近一个小时。肖老师非常细致地解答每个同学的问题，没有丝毫的不耐烦。曾听张师母说，肖老师很多时间是用来回复世界各地老师、学生求助的邮件。肖老师就是这样无私地帮助了很多素未谋面的人。4月12日，语料库语言学最后一次课结束以后，我们和肖老师合影。肖老师笑得很慈祥，我们也都很开心，美好的回忆定格在那一刻。那张照片是我唯一一张与肖老师的合影。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肖老师。

肖老师对待所有选课学生的课程论文都非常认真，在每一份论文中都做了大量批注，润色语言，提出修改意见。这样的老师，实属难得！还记得肖老师在我的课程论文评语中建议我进一步修改并充实论文，希望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并表示他很愿意全程指导我。2013年11月底，我把修改好的论文发给肖老师，却迟迟没有收到肖老师的回信。2014年元旦过后，我给肖老师发邮件委婉地询问了论文的情况，肖老师很快便回复了我。肖老师说论文他改得很仔细，很抱歉这次这么慢，因为他最近查出来得了胃癌，正在休病假治疗，每天只能花很少时间工作。看到“胃癌”这两个字，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好的老师，上天怎么忍心让他遭受病痛之苦呢？那几天，我非常难过，难以入眠，一是为肖老师生病感到心疼

和惋惜，二是责备自己竟催促老师修改论文。2014 年 2 月初，肖老师发给我修改好的论文。我打开论文，看见满页的红色批注，眼泪忍不住流下来。肖老师改得非常仔细，不仅帮我润色了语言，还提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再看修改时间，分别是 2013 年 12 月 8 日、12 月 23 日，2014 年 1 月 12 日、2 月 5 日。我无法想象，肖老师在化疗期间忍受了怎样的病痛折磨，还跨越三个月帮我修改一篇课程论文。值得欣慰的是，得益于肖老师的几番修改，这篇论文最终被国际期刊 English Studies 录用。

肖老师对我的帮助远远不止这一篇论文。2014 年 11 月和 12 月，是我非常忙碌的一段日子。临近毕业，需要提交毕业论文、读书报告；考博报名，需要提交专家推荐信、研究计划。我非常感激肖老师那段时期给我的鼓励和帮助。即使身体欠佳，肖老师依然保持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容不得一丝马虎。我的毕业论文，肖老师仔细修改了好几遍；甚至我的读书报告，肖老师也是全文通读。记得当时我把四篇读书报告发给肖老师，他在邮件里细心地指出，我把其中一本书的作者名字写错了。肖老师的严谨，可见一斑。那时候，我还在准备考博报名的材料。我发邮件请肖老师帮我写专家推荐信，肖老师欣然答应。但是，博士招生简章里规定专家推荐信必须亲笔签名，肖老师无法使用电子签名。于是我向肖老师建议，我找研究生科老师帮忙代签，再请肖老师跟我报考的导师解释一下。出乎意料的是，肖老师第二天回邮件说刚定下来 12 月初要回江苏老家看中医，回国后可以把签好字的推荐信寄给我。肖老师回国第二天就委托他的外甥给我发快递，并发给我快递单号、查询网址和电话。肖老师做事如此细致周到，怎能不让人敬佩！得知肖老师回国，我们师门想去看望他，肖老师执意不让，只希望我们能专心学习。圣诞节前，张师母和女儿回浙大替肖老师办理一些手续，我们师门陪同，再一次表达了想去看望肖老师的想法。张师母跟肖老师一样，怕耽误我们时间，嘱咐我们好好学习，并安慰我们肖老师恢复得不错，说不定第二年就能亲自回浙大了。不曾想，我竟错过了唯一一次看望肖老师的机会，成了此生的遗憾。

毕业后，我一直跟肖老师保持联系。9 月初，我给肖老师写邮件，肖老师没有回复。过了几天，我从浙大师姐那里听说肖老师情况很不乐观，已经委托张师母跟学院交代一些事情。我听闻这个消息，悲从中来，泣不成声。10 月初，肖老师来信告诉我他已好转，我很是欣慰。11 月底，我发邮件问候肖老师，肖老师回信说他身体还算稳定，但还是很虚弱，并嘱咐我好好照顾自己。12 月底，我发邮件祝肖老师新年快乐，没想到肖老师永远都无法回信了。

能做肖老师的学生，我是如此幸运。于肖老师，我只有感动、感恩和敬佩。虽然肖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但他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永在。倘若我们后学能像肖老师那样严谨治学、踏实做人，大概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了吧。（作者为浙江大学 2011 级肖忠华老师的硕士研究生）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徐莎莎（浙江财经大学）

2016 年 1 月 4 日得知肖忠华老师去世的消息，很想写点什么，然而久久不能落笔。这几天的杭城依然是阴雨绵绵的天气，提笔时的心情是凄冷的、肃穆的。

第一次遇到肖老师是在我硕士一年级，2009 年的初夏。那一年，肖老师受浙大外语学院之邀给我们这一届应用语言学方向的同学开设《语料库语言学》这门课程。在那时候我的眼中，语料库语言学属于纯定量研究，非常“理性”，没想到走入东五教学楼的 Richard Xiao 蓄着齐肩的中长发，有一种艺术家神采飞扬的感觉，这是肖老师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第二个深刻的印象是肖老师严谨的治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课下，肖老师经常就课程设置、上课进度、教授方式征求大家的意见。他在课堂上说，“虽然语料库语言学这门课程我已经开了十多年了，但是这一次是在浙大开，所以这门课对我而言又是一门新课。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校风、学风，每个课堂里坐着的都是不同的学生。作为老师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

况、基础和需求调整自己的授课方式，所以其实每一次课对我来说都是新课。”作为这门课的课代表，我负责把大家的点滴意见、建议反馈给肖老师。我记得课下去找肖老师的时候，他会从他的大文包里翻出一本巨大的笔记本，一字一句记下同学们的反馈，并在下一节课上讲解集中的一些问题。

上完肖老师语料库语言学的课程，我打算做一个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与英国国家语料库的对比研究，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口语考试中的交际表现。可以说，从选题到语料库数据的获取，从使用 Wordsmith 来做 word list 和 key word list 到提取语料库中的话语特征，我的课程论文是在肖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完成的。打开我的邮箱，输入 Richard Xiao，在邮箱里静静地躺着 61 封我和肖老师之间来往的邮件，绝大部分都是在课程论文的定题、修改期间发送的。那个时候我们邮件往来的频率基本是这样的：我跑一天的数据，然后在晚上 12 点左右把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写邮件请教肖老师，第二天我早上 8 点打开邮箱，就可以收到大洋彼岸肖老师给我的回复，然后我再按照他的建议继续看书或者修正数据。从本科到硕士、博士，这是我经历的唯一一门任课老师和学生在课程论文上往来 50 多封邮件的课程，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真正的学术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完成这篇课程论文之后，我记得在 2009 年 8 月 31 日，肖老师给我写了封题为“it never stops”的邮件，鼓励我继续修改论文并去国外期刊投稿。我的论文 Face-to-face Interaction in a Speaking Test: A Corpus-based Study of Chinese Learners' Basic Spoken Vocabulary 最终发表在 *Assessing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Language: Constructs, Consequences and Conundrums* 的第五章中，该书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 2015 年出版。前两个月，我刚刚收到出版社给我寄的这本书，然而我已经没有机会当面和肖老师说一声，Thank you, Richard.

我并不是浙大外语学院 08 级语言学班级唯一的受益者。据我所知，肖老师对每一个同学的疑惑（无论是理论框架的选择还是具体的实际操作）都给予了耐心、详尽的解答。我记得我们班有件广为流传的趣事：在课程论文写作期间，我们班的有一位同学在分析软件的操作问题上和肖老师往来的 20 多封邮件，觉得实在不好意思再在技术问题上麻烦肖老师，于是自己跑到 www. Corpus4u.org 论坛上去发帖求助，结果一天之后在论坛上收到非常详细的反馈建议，一看回帖者的 ID，惊讶的发现居然是肖老师。也就是说，肖老师热心帮助的不仅仅是他教授过的同学们，他还无私帮助任何对语料库语言学感兴趣的研究者们，用自己的点滴力量推广和推动着中国的语料库研究。

这几天，在世界各地，研究者、老师、学生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肖忠华老师。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同学都得到过肖老师无私的帮助，不论是在其硕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在博士生涯的求索中，或是在博士申请的漫漫长路上，Richard Xiao 给我们展现了一种浩荡的学者之风，在他宝贵的学术、科研、教学生涯中，给每一个迷茫路上的学生给予指引和帮助。在 Richard Xiao 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的形象，他向我们展示了“天下来同”的精神。 肖老师，一路走好！永远感谢您的支持和关爱，为您祈福！

（作者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 2010 级博士）

亦师亦友的 Richard

许家金（北京外国语大学）

Richard 于我亦师亦友。我与他交往有年，在北京和兰卡斯特多次碰面。Richard 少言寡语，口头交流不是他的长项。与 Richard 平常联系，更多还是通过 MSN、Skype 和 Email。我与 Richard 可谓君子之交。说的不是友情之淡薄，而是两人从来很少客套，也不拘泥于形式。开口闭口谈的总还是语料库。

以我的理解，Richard 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地位，堪比国手运动员在学术奥运会上为国赢得世界级荣誉。记得一次，我的一篇论文投往某国际刊物，最终未予录用。主编反馈的理由之一便是，你竟没有引用 Richard Xiao。其影响可见一斑。

Richard 产量之高，写作之快，人所共知。他对英文学术写作的驾驭炉火纯青。他身处学术重镇，通晓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与理论路

径，每项研究都是我们后学的参考范例。同时，他的数据分析和砥砺文字之功，总让人印象深刻。我的论文有幸经 Richard 批阅，内容、措辞、格式方面所作的细致修改，至今难忘。

Richard 还做得一手好菜。他戏言全拜当年读书之余在餐馆打工所赐。

家中的顶梁柱不幸早逝，只苦了妻女。我们外人，哪里体会得了失去至亲带来的长久悲痛？

我们终究要从悲伤中走出来，循着 Richard 的足迹，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肖博士，你安息吧！祝你家人幸福吉祥安康！（2016 年 1 月 14 日）

怀念肖忠华博士

杨晓军（浙江外国语学院）

肖忠华博士学识渊博，学术成就丰硕，尤其是在语料库途径的跨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领域中学术影响力更大。国内外不少学者均受益于阅读其相关研究成果或者聆听其学术讲座。本人从 2003 年结识肖博士以来，经常得到他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他还把他的学术著作和相关论文的电子资源馈赠了，同时还将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请书发给我分享。此外，无私地帮助王克非教授创建的“汉英通用对应语料库”的语料加工工作。

肖忠华博士不仅在学术研究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且在接人待物方面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曾记得 2003 年我第一次去 Lancaster University 参加“2013 Corpus Linguistics Around the World”会议期间得到了肖博士的全力帮助和关心：他亲自到火车站来接我，并送我到会议举办点，帮忙安排住宿等；经常带我去他的办公室分享其研究成果。2014 年我全家去英国旅游时去拜访他，火车晚点至深夜，但他仍然在火车站等待我们，并从生活到旅游等方面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全家人终身难忘肖博士及其家人对我们的友善和关爱，并表示衷心地感激。

悼恩师

杨晓琳（香港理工大学）

一曲悲歌人已逝，

半世英才总成空。

揽卷犹记恩师言，

读罢方觉泪沾襟。

Remembering Richard

曾小荣（江西农业大学）

It was the first year of doing my PhD at Zhejiang University (Zheda in short) that I began to know about Richard through John Ling, one of his PhD students. As my dorm mate and bosom friend, John always bombarded me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Richard. I could see that he felt very proud and very lucky to have Richard as his supervisor. The rest of us, despite a bit jealousy, had to admit that he was a real lucky dog because Richard was the only PhD supervisor of the School who earned a position at both domestic and abroad universities and won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 of Corpus Linguistics(CL in short).

At that time, Richard was working as both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Zheda and a lecturer firstly at Edge Hill and subsequently Lancaster University. During a time span of about three or four years, he came back to Zheda in every March and gave us lectures on CL within one month. His lectures were extremely, if not the most, popular among all the courses opened for the MA and PhD students in the School. All of us who had attended his lectures were impressed by his expertise, patience and willingness to answer our questions and give suggestions for our researches.

In December, 2014, I graduated with a PhD degree in Linguistics from Zheda. Three months later, thanks to the sponsorship from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I went to Lancaster University to further my studies in CL as a visiting researcher. The reason I chose Lancaster is that I knew Richard was working there and I knew he was very nice to his students. During my application, Richard gave me advices and suggestions. Without his help,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me getting this opportunity, because 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vacancy of visiting researcher in the Linguistics Department is the dream for domestic researchers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CL.

The very day I arrived at Lancaster, I found all my documents except my passport were left behind by me in the airport of Manchester. When filling in the landing card, I took out the documents from my backpack and forgot putting them back. Technically speaking, without these documents, I could not finish my registration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Manchester, which means no monthly allowance would be paid into my bank account. Imagine my desperation at that moment! Out of desperation, I called Richard and told him my problem. He called immediately the General Consulate of the education section and told him my situation. Thanks to Richard's help, the problem was tackled.

During my stay at Lancaster, I paid Richard several visits, he once invited me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with some Chinese scholars at his home. Although in bad health, he seemed very positive about his illness and kept proper exercises every day. Since the chemotherapy and the stomach operation wasted him away, he had to wear a cap every day. His smile was a bit timid as usual, however, when he was talking, his tone was still calm and confident.

At the end of March of 2015, I paid him a final visit and said goodbye to him. He told him in a casual way that the operation and chemotherapy did not work very well. That was a really bad news. Since then, I dared not contact him until the Christmas of 2015. I sent him a Christmas email with the pretext that I was told that Lancaster suffered from a winter flood and the power supply was cut off for a week. He replied me soon. He told me that he thanks me for the friendship and he stayed in Lancaster Hospice, feeling that death was at the corner…

Thank you, Richard. Take a good rest in peace.

君子之交如兰菊

张 俊（西南大学）

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用到语料库，大约 7 年以前，我便知道“肖忠华”这个名字，也知道肖老师是兰卡斯特大学语料库语言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后来我选择去兰卡斯特大学访学，肖老师是我从未谋面的引路人。

到兰卡以后的入学典礼上，有幸与肖老师站谈，听他讲起他作为组织者之一刚从巴西语料库语言学研讨会回到兰卡、兰卡的 CQPWEB、CASS 中心等等，便暗自庆幸自己来对了地方。可惜的是，第一学期只有偶尔几次在校园中见他充满艺术家气质的长发在远处匆匆飘过。他心里装着语料库语言学。他是大家，他很忙！我如此警告自己不要用自己不成熟的问题去打搅肖老师的研究与生活。及至 2014 年元旦过后，我才有机会与显耀一道登门拜访肖老师。当时肖老师没被疾病吓到，积极乐观！还像做论文一样严谨地给我们讲解他的病程及治疗细节。在我看来，当时的肖老师就是一位胃口不好，小病初愈的科学家，正值壮年。

后来，与曾小荣一道从海边骑车回兰卡时，在千禧桥头，再次见到肖老师。当时的他与张老师温馨并肩，挽手而行。寒暄过后，肖老师说下学期也买辆自行车，走兰卡后面的自行车专用道去学校云云。在我眼里，当时的肖老师是好丈夫，是热爱生活的长者。再到后来，我匆匆回国。与往常一样，总能时常读到肖老师的大名和大作，时常想起，肖老师在兰卡！住在离千禧桥头不远的地方！这也许正是我对“君子之交”肖忠华老师的怀念吧：淡如兰菊，沁于心脑。肖老师一路走好！。

深切缅怀肖忠华老师

章柏成（重庆交通大学）

我对语料库的了解是从 Corpus4u 网站开始的，肖忠华教授在内的各位论坛管理员和众多

C 友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们的热心传道和解惑使我难以忘怀。2007 年 5 月 1 日，肖忠华老师在 Corpus4u 网站发帖，介绍他受邀担任编委的一个国际学术期刊 GLOSSA http://www.Corpus4u.org/threads/2701/；随后，我将一篇拙作投往该刊，一年后，小文有幸被录用，肖老师于 2008 年 7 月 11 日再次发帖鼓励：http://www.Corpus4u.org/threads/4016/。后来，在北外外研中心和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两次有幸见到肖老师，聆听他的讲座，并向他请教。肖老师学识渊博，和蔼可亲，扶持后学，令人敬佩！永远怀念肖老师！（2016 年 1.月 10 日）

怀念肖忠华

张正生（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今早起来, 听到肖老师辞世的噩耗, 极为震惊. 我过去十年的学术活动跟肖老师有直接关系, 他建的兰开斯特汉语语料库使我在事业上开创一片新的天地. 虽然从未见过肖老师, 向他求助的信却写过不少. 肖老师总是有求必应, 而且不管是几点钟, 他都是马上回复. 我甚至诧异他是否还睡觉. 肖老师世纪之初才涉足语料语言学, 短短十几年已经著作等身, 可见他的才气与勤奋. 谨以此怀念英年早逝的肖老师!肖忠华走了。这消息袭得人心痛，像钢针扎入，尽管这早已是预料中事。（2016 年 1 月 5 日）

忆良师益友肖忠华老师

赵秋荣（北京科技大学）

这几年，肖老师虽然身体不太好，但他一直都很坚强，对生活充满信心。生病期间，坚持写作，不断有佳作问世；对学生的问题也是有问必答，；对于后学更是提供各种帮助和鼓励。

圣诞节后，收到肖老师的邮件，心情非常沉重。“谢谢你多年以来的友情。现在我很遗憾地不得不告诉你，我目前的健康已进一步恶化，住进了兰卡斯特的 St John Hospice，看来生命已走到了尽头，感觉到没有几天了。很抱歉不得不告诉你这个坏消息。”期间，我几次想写邮件问问情况，欲言又止，不知该如何写起。试着联系张老师，家里的电话几次都未拨通，手机号码几次想拨，又放下。

今天早上还是收到了噩耗，心里非常难过，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一旁的孩子问怎么了，我跟她说了。她说还记得伯伯跟她聊天，阿姨带她去看天鹅，鸭子。所有的如在昨天……

读书期间，肖老师的书和文章必读的，特别佩服肖老师独到的见解、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阐释。2011 年，第一次见到肖老师，感觉他是位温和、儒雅的老师，特别关心我们的研究进展，当时给我了很多建议和鼓励。2013 年，肖老师来外研中心讲座，讲座过后，又跟我和双子谈了一个多小时。同样，给我们了很多建议，鼓励我们到兰卡继续研究，并详细介绍了申请程序等。

研究过程中遇到问题，每每给肖老师写邮件，他都给予详细的解答和耐心的讲解。再后来，得知肖老师胃出了问题，但他非常坚强，乐观，邮件中经常说化疗完这次就好了。

14 年暑假去兰卡参加第四届“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中间收到肖老师邮件，不仅告诉我详细路线，还把适合盼盼游玩的地方列出来。后来肖老师和张老师去车站接我。我非常过意不去，他于是说，我正好要走走，散散步。中午在肖老师家吃饭时，他说现在感觉还可以，正在写一本新书，基本上完稿了。第二天参加会议时，午餐和茶歇时间，肖老师还向我们引荐了很多参加会议的朋友。

后来，我和肖老师合作了一篇文章。除了大方向外，他还在细节上给了我很多启发和鼓励。后来我把初稿，二稿和三稿发给肖老师，他都在上面做了详细批注。虽然是一篇小文章，但肖老师仍然是非常认真，一丝不苟。

15 年元旦，肖老师说他提前办理退休，想更多的时间调理身体和陪伴家人，学校还特别为他举办了“Perspectives on Chinese: In honour of

Richard Xiao”，美国和国内的一些朋友都过去参加了。可以看出，肖老师非常满足。

一想起肖老师，我面前就是一位一心扑在研究上，对学问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不断开拓创新的学者；一位不断激励和鼓励后学，对年轻人给予无限帮助和鼓励的良师益友；一位谦和、豁达、爱家人、帮朋友的长辈；一位对生活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他的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2016 年 1 月 12 日）

偶遇肖老师

郑晓岚（福州大学）

2013 年底在英国访学，在公交车上偶然遇到肖老师，聊起他在英国的生活，聊起他在浙大带的博士。从他平缓的叙述中，感觉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尽管那时他已生病数月，却依然乐观坚强。十几分钟的车程很快结束，但是与肖老师的谈话却永留心间。愿肖老师在天堂没有病痛，一切安好！

语料库语言学答客问

肖忠华 (Lancaster Univerisity)

编者按：国际知名语料库研究学者、华人语言学研究学者的杰出代表肖忠华教授因病于2016年1月2日逝世。

肖忠华教授师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Tony McEnery教授，2002年获得语料库语言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基于语料库的对比与翻译、汉语研究、英语研究、时体理论、语言教育及二语习得等。肖教授著述量多质优，尤其在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以及汉语研究方面的成果突出。很多论著为相关领域必读必引之作。

肖教授生前应《语料库语言学》期刊之邀，抱病完成该刊"同题共议"栏目的书面访谈文章《肖忠华语料库语言学答客问》，深谈了国内外语料库研究进展和他个人的学术历程。斯人已逝，幽思长存，谨以此文缅怀肖忠华教授。

1. 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语料库的？您能描述一下当时国际国内语料库研究开展的情况吗？

我最初接触"语料库"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对英语语法比较感兴趣，所以喜欢研究夸克等人编写的《当代英语语法》和《英语语法大全》，发现这些原版著作对英语语法的描述及其例句和张道真《实用英语语法》等当时国内流行的英语语法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在于，夸克语法更接近真实的语言。当时，我并不知道语料库这个名称，只是了解到夸克语法是以夸克等人建立的"英语用法调查"（Survey of English Usage，SEU）数据库中所收集的英国人实际使用英语的素材为基础的。

真正开始接触"语料库语言学"这个术语，是在1999年联系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由于一直对英语语法感兴趣，就联系了当时在兰卡斯特大学任教的夸克语法作者之一的Geoffrey Leech教授。由于Leech当时已从讲座教授退休改为研究教授，不再接收新的博士生，所以他把我推荐给了Tony McEnery教授（当时其职称为Reader in Multilingual Corpus Linguistics）。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语料库语言学"这个名称，了解到语料库语言学是用计算机来分析人们实际使用的真实语言，不仅采用传统语言学中的定性分析方法，而且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对语言的使用作定量分析。由于我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英语和语言学专业，感到语言学和数理统计相结合的研究十分新奇，而且我对计算机一直很感兴趣，所以就同意从英语语法转为语料库语言学方向。当时，上海教育出版社刚引进出版了《牛津应用语言学丛书》一套28册，其中包括John Sinclair的《语料库、索引与搭配》（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专门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的著作。

当我在2000年初到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开始博士研究时，我对语料库语言学的了解差不多是零起点，第一年只好开始恶补语料库语言学、统计学、计算机编程三大块的知识。当时，该领域除了McEnery & Wilson（1996，2001）的《语料库语言学》等少数专著外，大多数语料库研究基本都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的，这是因为20世纪80—90年代还很少有期刊接受和发表语料库方面的论文。当时，采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尚未像十多年后的今天那样普遍为人们接受而显得理所当然，还可以听到各种反对声音（如Widowson 2000；Newmeyer 2003）。积极倡导语料库语言学的学者（如Sinclair和Leech）对语料库的建库原则和分析方法存在意见分歧。

虽然多语种语料库已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得到了发展（如英语—挪威语平行语料库），但在新世纪初，当人们提到语料库语言学时，基本上是指英语语料库语言学，这是因为在统一码（Unicode）应用于文字编码之前，安装与统一码兼容的Windows 2000之前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只能处理ASCII编码的语言，除非支持特定的字符集。当时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语料库是英国国家语料库（BNC）和由ICAME发行的包括Brown、LOB、Frown、FLOB在内的语料库光盘。语料库检索与分析软件包

括基于 DOS 的 Longman Mini Concordancer 与 WordSmith 3.0 版。由于当时语料库分析工具相当简陋，所以学习语料库语言学基本上都需要学习编程才能满足自己的研究需要。我最初学的编程语言是 Perl（当时还没有现在很流行的编程语言 Python 和 R），该语言的正则表达式功能强大，而且非常适合语料库建库和分析。随着学界对语料库语言学兴趣的升温，兰卡斯特大学发起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国际语料库语言学大会"，第一届于 2001 年召开，即 CL2001，到 2015 年已是第八届了。

在国内，虽然上海交通大学杨惠中教授的团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就已开始研制科技英语语料库（JDEST），随后石油大学广州分院的祝启波也建了石油英语语料库（GPEC），但即使是在语言学界，了解语料库语言学的人也非常少。记得当时国内有人问我在英国读什么专业，我说是 Corpus Linguistics，人家还以为跟尸体有关而感到很恶心。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中研院黄居仁、陈克健团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成功研制了第一个带词性标注的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并在网上对公众开放。

2. 语料库研究的哪些特点最吸引您？

语料库语言学借助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利用计算机软件对大规模真实语言数据进行分析，不仅包括传统的定性分析，而且还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对语言进行定量分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料库语言学不像转换生成语法等传统语言研究那么依赖于研究者的语言直觉，而是主要依靠真实语料的实证数据，但同时又不排斥语言直觉，两者有机结合。

语言学研究中常用的数据有两类，即真实语料和研究者的语言直觉。语言分析当然离不开语言直觉。例如，语言直觉可用来造句（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例句）用于语言分析，也可用来判断某一表达方式是否可接受或合乎语法。研究者在需要时可立即利用直觉通过内省来编造更纯的例句，这是因为语言直觉随手可得，而且编造的例句不像人们在真实语境中使用语言那样受语言外部因素干扰。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语言直觉在语言学研究中是必不可缺的，因为对语言现象的分类通常涉及基于直觉的判断，而这种分类在构建语言理论时无可避免。然而，正如 Seuren（1998：260-262）所述，语言直觉必须谨慎使用。

首先，语言直觉可能会受到个人的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影响（Krishnamurthy 2000a：172）。结果就是，一句话对某个人来说不合语法或不可接受，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却完全正确。因此，我们常可发现在语言学文献中，对某些例句的可接受性争论不休。其次，研究者编造例句来支持或驳斥某一论点时，同时在有意识地监控自己的语言产出。因此，即使其语言直觉是正确的，编造出来的例句也不能代表典型用法。第三，基于语言直觉通过内省得到的语言数据脱离语境，因为它存在于内省者头脑中而非真实语境中，而要判断一句话是否合乎语法或可以接受，语境至关重要。有了合适的语境，即使是脱离语境时显得不合语法或不可接受的语句也有可能会变得合乎语法或可以接受，而人们的想象力十分丰富，即使是最不可思议的话语，也可以想象出可能的语境（Krishnamurthy 2000b：32-33）。第四，基于语言直觉的研究结果很难验证，因为研究者是在头脑中通过内省来造句，无法直接观察。第五，过分依赖直觉会使研究者对语言使用的现实视而不见（Meyer & Nelson 2006）。例如，由于罕用词或不常见的用法具有心理上的突显性（Sinclair 1997：33；Krishnamurthy 2000a：170-171），人们更倾向于注意到不常见的语言现象而又对普通现象熟视无睹。最后，在语言学的某些研究领域中（如语言变异研究、历时语言学、语言习得等等），研究者无法可靠地使用个人的语言直觉，而必须依赖于语料库数据（Meyer 2002；Léon 2005：36）。

通过内省得到的语言数据基于研究者个人的语言直觉，而语料库数据则截然不同，它汇集了许多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直觉。语料库中的书面语或口语语料样本源自于真实语境中使用的自然语言。由于人们在真实语境中使用语言也是基于自己的语言直觉，可以说语料库也是基于语言直觉的，但它比内省式的语言数据更加自然，因为它是用于实际的交际目的而不像后者那样是编造出来用于语言分析的。与研究者个人通过内省得到的语言数据相比，语料库数据一般能反映出更多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直觉。语料库方法还能很容易地提供语言现象的

频数，而这很难利用语言直觉可靠地预测（McEnery & Wilson 2001：15）。正因为如此，语料库能使研究者克服自身语言直觉中的偏颇，并使之能够辨别哪些是具有统计意义的典型语言现象，哪些是随机现象。总之，语料库不仅能提供业已验证的、带有语境的定量数据，而且有助于识别语言直觉无法觉察的用法差异（Francis, Hunston & Manning 1996；Kennedy 1998：272）。此外，语料库方法还在过去 30 年间拓展或突出了语言学中一些无法只通过语言直觉来研究的新领域（如语体变异研究）。

语料库研究的这些特点使之有别于传统的语言研究，并更能取得可靠的研究结果。正如 Leech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指出的那样，“50 年代的语料库语言学家拒绝语言直觉，而 60 年代的普通语言学家拒绝语料库数据。两者均未获取近年来许多成功的语料库分析所涉及的数据覆盖面和所取得的精辟见解”（Leech 1991：14）。正因为具备这些优势，语料库方法不仅成了语言学领域的标准研究工具，而且已开始逐渐成为基于文本的人文社科领域中重要的研究工具。

3. 有没有哪（个）些学者或某（个）些论著在语料库研究方面对您影响较大？如有的话，您能说说影响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吗？

我最初的语言学研究兴趣是英语语法和语义学。正式接触语料库并系统研究语料库语言学，是 2000 年初到兰卡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对语料库研究知之甚少。因此可以说，在语料库研究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以 Leech 和 McEnery 为代表的兰卡斯特语料库语言学传统。

一般认为，在语料库语言学内部有两个不同的取向，即“基于语料库”和“语料库驱动”，或称“语料库作为方法”和“语料库作为理论”（McEnery & Hardie 2012），分别以 Leech 为首的兰卡斯特团队和以 Sinclair 为首的伯明翰团队为代表。两者在语料库的性质（即语料库语言学是方法还是理论、对待语言直觉和语料库前理论的态度）、语料库建库（如语料库的平衡性与代表性、语料采用全文还是抽样、语料库标注）、语料库分析（如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推断统计在语料分析中的作用）等方面都存在意见分歧（McEnery, Xiao & Tono 2006；McEnery & Hardie 2012）。当然，两大派别之间的对立存在着人为夸大的因素（Xiao 2009a：993）。再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承 Sinclair 和 Leech 语料库研究传统的两派语料库语言学家之间目前已有较大程度的融合，双方取长补短。

除了兰卡斯特传统，Biber（1988）的多维度分析法对我的语料库研究也有较大的影响。多维度分析法最初用于分析英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语体差异，但在过去近 30 年中发展迅速并得到了广泛运用。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即世界英语、科技论文摘要、翻译共性（Xiao & McEnery 2005；Xiao 2009b；Cao & Xiao 2013；Hu, Xiao & Hardie forthcoming）。

4. 您如何评价中国语料库研究在过去若干年的发展以及目前的现状？

目前布朗语料库被公认为第一个电子英语语料库，Quirk 等人在伦敦大学学院于 1959 年开始建立的“英语用法调查”也被称为现代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鼻祖。然而，由于汉语具有汉字众多的特点，尽管当时还没有语料库这个名称，但汉语研究早就具有采用真实语料来确定常用字词的传统。例如，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汉语字频统计，即黎锦熙的《国语基本语词的统计研究》，早在 1922 年就已发表。教育家陈鹤琴及九名弟子花了 3 年时间收集并分析了 6 类“语体文”语料共计形符 554,498 字，类符 4,261 字，并对频数为 5,000、3,000、2,000 和 1,000 以上的频段进行统计，发现这些频段的字数分别为 10、19、38 和 100 以上，其结果于 1922 年发表在《新教育》第 5 卷第 5 期，其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于 1928 年重新出版为《语体文应用字汇》。黎锦熙和陈鹤琴的汉语字频研究无疑为我国基于语料库的词汇研究开了先河。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在英美等国逐渐兴起，以及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改善，语料库研究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我国得以开展，并在过去近 20 年中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我国的语料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汉语语料库与中文信息处理、学习者语料库与汉

语中介语语料库、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第一类汉语语料库大多是由计算机专业研究者所建的专门用途语料库，缺乏平衡性，主要服务于中文信息处理而非语言学研究。第二类语言教学用语料库研究主要由高校外语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承担，其中学习者语料库主要是专业和非专业英语学习者语料库，收集的语料大多为历年英语等级考试材料，而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主要包括日、韩、泰国等亚洲国家在华留学生的作文和口语材料。第三类双语平行语料库建设主要与过去 10 年左右我国开展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密切相关。

语料库语言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与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以及高校等学术组织对语料库研究方法的推广普及。例如，近 10 年来，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包括重大课题在内的批准项目每年都有差不多 20 个，出版社与语言学专业期刊也越来越愿意发表语料库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许多高校都为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开设了语料库语言学课程，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也为高校教师和研究生等开设了多期语料库语言学研修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外学者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开发并维护的 www.Corpus4u.org 网站，自建站 10 年来为语料库研究在我国的推广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的语料库研究在新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是学科之间沟通合作不足。语料库语言学涉及语言学、计算机、数理统计等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学科之间的合作不仅能拓宽研究思路、提高研究质量，而且对当今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来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研究语料库的两个研究群体，即研究汉语语料库和中文信息处理的计算机领域和主要研究外语语料库的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包括涉及汉语的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由于其研究目标不同，两者之间很少有相互的研究合作。在 2011 年 5 月由香港教育学院主办的“汉语语料库及语料库语言学”圆桌会议上，国内的与会者大多是中文信息处理和汉语研究方面的专家。当我提到“中国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会”，几乎没有人知道或承认这个语料库协会，说这是外语教师的一个组织吧。其实，研究语料库的语言学家与计算机专家之间的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一方面，语言学家的参与能使语料库更具有代表性，而另一方面，计算机专家的投入能使语料处理效率更高、语料加工也更具深度。在这方面，兰卡斯特大学的 UCREL 和 CASS 语料库研究中心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UCREL 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包括语言学系和计算机系对语料库研究感兴趣的老师，双方相互合作取长补短，承担了包括英国国家语料库（BNC）在内的不少大型研究项目。由“英国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投资 430 万英镑成立的 CASS 语料库研究中心更是以语料库为共同研究平台，聚集了语言学、计算机、心理学、医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和财经等众多学科的专家，从多学科角度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研究。这种学科之间的紧密合作值得我国语料库研究者借鉴。

其次，重复投资、资源利用率不高。虽然国内每年都有许多语料库建设项目得到国家或省部级的资助，但建成的语料库大多仅供内部使用，有些项目建而不研，有的建成后束之高阁。其结果是语料库资源利用率不高，从而引起重复投资而浪费。当然，有些语料库是由于包括大量全文引起版权问题而使得对外开放资源受到限制，但此类版权问题从项目一开始，进行语料库设计时即应加以考虑。其实，只要语料库设计合理，并与版权方充分沟通，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例如，美国的语言数据协会（LDC）、欧洲语言资源协会（ELRA）和牛津文本档案库（OTA）都发布了大量的语料库资源，其版权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要提高语料库资源的共享度，我建议有关部门出台规定，凡是得到国家和省部级资助的纵向课题产生的语料库都必须在结题后一定时间内（如 6 个月的保护期后，以便项目组享有数据的优先使用权）将资源向公众开放。英国研究理事会的数据政策规定，所有资助项目产生的数据资源必须在项目结束后公开。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做法。

再次，从国内出版和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绝大多数语料库质量不高，语料分析也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发表的论文翻译引介国外研究的多，而实证研究少。语料库研究质量不高

与我国语言学界流行的“一窝蜂上”这一通病有关。从最初的转换生成语法到系统功能语言学，再到现在的语料库语言学，都存在这个问题。从 www.Corpus4u.org 网站上的提问和讨论来看，国内有不少早期职业研究者，对语料库一知半解，甚至缺乏最基本的语料库知识和分析技能，都在用语料库方法作研究写论文。其实，语料库只是研究方法的一种，而且这种方法不是万能的。有些研究问题用其他方法来研究效率更高。只有弄清楚语料库能用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何针对特定的研究问题建立或选择合适的语料库，使用什么工具，以及特定软件的哪些功能，采用哪些统计分析手段，如何将语料库证据和包括语言直觉和其他学科知识在内的资源结合起来，才能够产出高质量的语料库研究。

最后，我国的语料库研究基本上都在国内的中文期刊上发表，而很少有论文发表在高档次的国际期刊上，缺少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与交流，以至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语料库研究知之甚少。其实，我国的语料库研究在某些方面（如汉语语料库的加工，涉及汉语的双语平行语料库研究）还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应改革并完善业绩评定与奖励机制，鼓励作者走出去在国际上出版和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让世界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了解我国的研究现状。近年来，我国的学者在这方面已开始取得一些进展（如 Tsou & Kwong 2015；Xiao & Hu 2015；Xiao & Wei 2014；Zou, Hoey & Smith 2015；Hu & Kim forthcoming）。

5. 您对中国语料库研究今后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希望？

从上述对我国语料库研究现状的讨论可以看出，今后的发展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要加强学科间的研究合作，发展跨学科研究。这种合作有利于语料库研究的深入开展，同时也是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所必需的。

第二，加强纵向项目数据管理，实现数据共享。一个好的语料库通常是可反复利用的资源，而且可以满足多种研究目的，但创建一个好的语料库常常既费时又耗资。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实现数据无偿或有偿共享，有利于节省研究时间和资金的投入。

第三，加强研究梯队建设，提高研究质量。老一代成熟的研究人员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有计划地培养早期职业研究人才，避免一窝蜂上的局面，建立语料库研究梯队，形成我国语料库研究的后劲以利于长期发展。

最后，我国的语料库研究要立足国内，并走向世界。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用中文发表研究成果本来无可厚非，但英语作为国际通用的科技和出版语言有利于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交流。实际上，有许多非英语国家的作者都是直接用英语发表论文的。我们应鼓励作者把国内包括语料库研究在内的顶级科研成果发表在高档次的国际期刊上；同时把国内发表的优秀论文全文译介到国际上以便交流。在译介我国优秀论文方面，中国知网已成立国际出版中心（http://tp.cnki.net），旨在通过组织高水平的编辑和翻译...高国际同行对我国社科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了解和认同，进一步提升中国优秀学术成果的海外影响力。

6. 您能谈谈中国语料库研究在国际语料库研究学界应如何自我定位吗？

我国语料库研究在国际上的自我定位，应该遵循“扬我所长、以研促用”的原则。前者是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后者是要提高研究的实用价值。

具体地说，首先是研究我们的母语汉语。到目前为止，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研究基本上以现代汉语书面语为主。今后的研究可以更加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平衡语料库的基础上更系统地研究现代汉语口语，并对口笔语语体进行比较。二是研究过去 20 年来随互联网与通讯技术发展而新出现的语体（如社交媒体）。这些新语体具有自身的语言特点，但现有的汉语平衡语料库基本上都没有包含在内。三是研制包含汉语发展各主要阶段的历时语料库。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创建能反映汉语发展史的历时平衡语料库，不仅对我国古籍研究大有裨益，而且也能为自古以来中外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研究素材和实证依据。四是创建汉语方言语料库。我国具有丰富

的语言资源，各地方言多达 230 多种，对语言接触和语言类型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对于那些濒危方言，建立语料库则更能起到保护和保存作用。五是开发新的适合汉语并针对汉语特点的语料分析方法和工具。

其次是研制包括可比语料库和平行语料库在内的多语种语料库，开展汉外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涉及像英、汉语这样大跨度语言之间的语言对比和翻译（包括口译）研究对于语言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针对主要外语语种和非通用语种的此类研究对外语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开发教学用语料库资源，开展基于语料库的二语习得研究。教学用语料库是指我国各类学生学习外语的学习者语料库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学习者语料库是语料库语言学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我国在过去 10 年中已建成不少此类语料库，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现有学习者英语语料库包含的基本上都是各类英语等级考试材料，而现有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基本上都只包括韩国、日本、泰国等东亚国家留学生的语料。目前教学用语料库研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建而不研。语料库建完了项目也就算结束了，而没有对语料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将研究成果用来指导、促进实际的教学工作。教学用语料库研究今后在语料平衡性（包括语料类型和来源等）和研用结合方面尚有待改进。

第四，开展基于多语种平行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研究，开发机助翻译、翻译记忆库、多语种术语库等应用产品，并提高机器翻译和自动文摘等应用系统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最后是利用语料库技术，针对网络欺诈欺凌等社会问题，开展司法语言学研究。网络欺凌在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国外社交网站屡见不鲜，国内的网络诈骗也同样层出不穷防不胜防。开展此类研究对于防范网络欺诈欺凌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总之，“扬我所长”主要是指这前两类研究，而“以研促用”主要指后三类研究。

7. 您如何评价您个人对语料库研究发展的贡献？

贡献可能谈不上，不过在过去 10 多年中，自我感觉还是在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研究方面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做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研究。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特别是语料库翻译学和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对比研究（如 Xiao 2010a）。我出版了国际上第一本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对比研究专著（Xiao & McEnery 2010）。我于 2006 年在 Applied Linguistics 上发表的论文（Xiao & McEnery 2006）从语言对比角度探讨了英汉语中的搭配和语义韵，也具有较大的影响。由本人发起两年一届的“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与翻译（UCCTS）”国际研讨会颇受欢迎，到 2014 年为止已在中国、英国和比利时成功举办 4 届。在语料库翻译学方面，我近年来的研究从英汉翻译和翻译体汉语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以往主要局限于英语及其相近语言的翻译共性假设，对英汉翻译中翻译体汉语的系统研究（Xiao 2010b, 2011, 2015；Xiao & Dai 2014；Xiao & Hu 2015；戴光荣、肖忠华 2011；肖忠华、戴光荣 2010；肖忠华 2012）对于描写翻译学和翻译共性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汉语语料库语言学。我于 2004 年出版的 Aspect in Mandarin Chinese（Xiao & McEnery 2004）是世界上第一本在真实语料基础上系统阐述汉语时体系统的专著，其学术价值得到了众多书评的认可。我在过去 10 多年来所建的一系列汉语语料库和平行语料库基本上全部向学术界免费公开（如 LCMC、ZCTC、UCLA2、Babel），在国际上广为应用。

在语料库分析方法创新方面，我提出的多维分析框架对 Biber（1988）的模型进行了扩展，在原有语法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语义分析和类联接分析，并将多维分析模型首次应用于世界英语比较和科技论文摘要的对比分析（Xiao 2009b；Cao & Xiao 2013），最新的研究又将多维分析引入了翻译共性研究领域（Hu, Xiao & Hardie forthcoming）。

在语料库语言学教学方面，由本人主笔合著的 Corpus-based Language Studies（McEnery, Xiao & Tono 2006）是目前最流行的语料库语言学教材，被美国教育部指定为应用语言学必读参考书，并为世界各地 70 多个研究生课程和本科生课程所采用。我还参与了慕课课程 Corpus Linguistics: Method,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的教学，主讲多语种语料库及其应用，该课程由兰卡斯特大学和 Futurelearn 推出，前两期学员人数已超过 6,000 人。过去 10 年左右我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参与建设和管理的 www.Corpus4u.org 网站取得了较大的影响，为语料库研究在我国的推广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通过学术兼职为国际语料库研究领域服务。本人多年来兼任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Corpora、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Languages in Contrast 等 8 种学术期刊的编委和近 30 家期刊和出版社的审稿人，以及英国社会经济研究理事会（ESRC）、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SSHRC）、葡萄牙科学技术基金会（FCT）、香港研究资助局（RGC）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基金的项目评审专家。此类学术兼职不仅使自己清楚地了解国际语料库研究的前沿动态，而且能提高国际学术界发表论文的质量。

8. 在您看来，从事语料库研究应具备哪些方面的学科素质？您对从事语言库研究的年轻学子有什么样的忠告？

语料库是语言研究中一种十分有用的工具和资源。虽然我们在前文已讨论过使用语料库方法的种种优势，但跟所有工具一样，语料库不是万能的。

首先，一个语料库不可能包括一种语言的所有语句，抽样就不可避免，因而语料库涉及到代表性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科学手段来保证语料库的代表性。用 Leech（1991：27）的话来说，语料库的代表性仍然是一种“信仰行为”。换言之，当一个语料库的规模和覆盖面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其代表性的信心就会增加。

其次，需要用更复杂、更严格的统计方法来分析语料库数据。在语料库研究中，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同等重要。目前语料库研究中许多常用统计方法假设数据呈正态分布，而在语言运用中正态分布并不普遍。因此，我支持 Gries（2006）所提出的“更严格的语料库语言学”这一观点。

第三，语料库不能提供反面证据。一个语料库不管多么大、多么平衡，除非它代表高度专门化的语言，都不可能穷尽一种语言中的所有语句，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无穷尽的。因此，语料库不能告诉我们语言中哪些现象可能，哪些不可能。比如，如果你没有在语料库中找到某个结构，也不能说该结构在语言中不存在；同样，也不能说在语料库中能找到的结构就一定合乎语法或可以接受，因为语料库数据属于语言使用数据（performance data）而有可能包含语误。

最后，虽然语料库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到一些非常有趣的语言现象，却无法解释观察结果，而必须依赖于包括语言直觉在内的其他方法和资源来提供解释（Xiao 2009a）。

尽管语料库方法存在这些问题，但由于其具备显而易见的优势，仍然越来越被语言研究者接受。其实，不同的工具具有不同的用途，关键是选对工具。比如，望远镜和显微镜都是十分有用的工具，我们不能指责显微镜无法用来观察远处的东西，而望远镜无法用来观察细微的东西。同样，我们不能指望用语料库来研究它不擅长回答的研究问题，那些问题仍然需要用其他方法来研究（Hunston 2002）。因此，取得语料库研究成功的第一步，就是要根据语料库研究方法的特点，确定哪些研究问题可以用语料库来研究而哪些不能，并且学会如何将语料库方法和其他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使语料库研究既具描述性，又具解释性。

由于语料库仅仅提供一种研究方法和资源，从事语料库研究时必须确定自己的研究主体。语料库方法可用来研究语言学和基于文本的人文社科领域中一系列的问题（McEnery, Xiao & Tono 2006；McEnery & Hardie 2012）。因此，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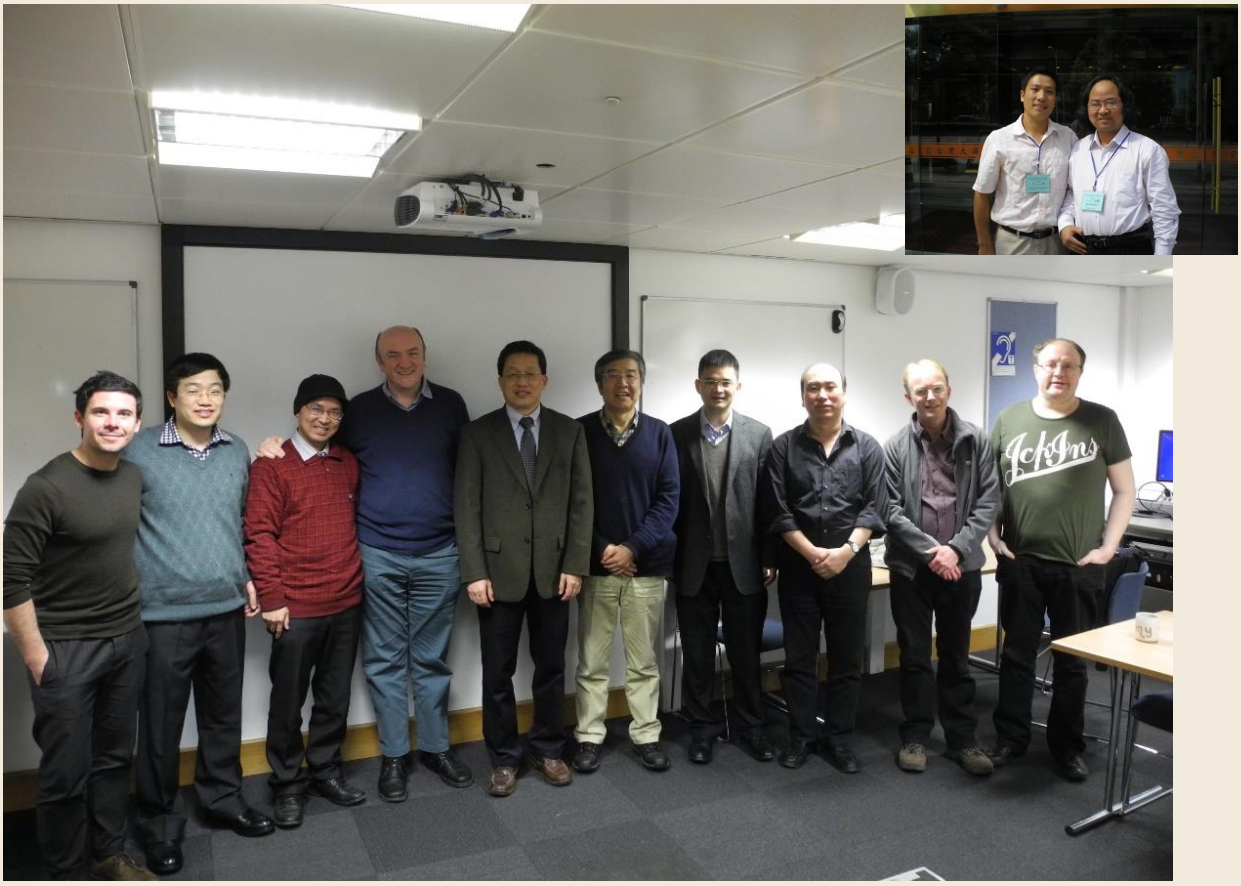
对特定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创建或选用合适的语料库非常重要。

就语料库分析而言，基本的统计知识和量化分析技术十分重要，因为语料库研究中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同等重要，而要使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深度，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比较频数和百分比等描写统计方法，而应该采用更复杂、更严格的推断统计方法，甚至是各种多变量分析方法。

熟练运用语料检索和量化分析工具在语料库研究中也很重要。要做到熟练，就必须勤学多练。现有的语料库分析工具（如 AntConc、WordSmith、CQPweb 等）功能都很强大，大多数语料库研究者已不再需要学习计算机编程。当然，如果你学习一门脚本语言（如 Perl、Python），那就不仅会大大提高建库或语料分析的效率，而且还能进行一些常规软件无法进行的分析。当然，编程的学习曲线很陡峭，需要花一定的时间，但一旦学会，就会终身受益。鉴于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本体是人们在真实语境中实际使用的语言，从事语料库研究就首先要求研究者对语言使用具有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基于语言直觉，通过长期使用语言和扩大知识面而积累起来。因此，语料库研究的初学者应该避免急功近利、一蹴即就的心态，脚踏实地把基本功打扎实，以便获得语料库研究必备的学科素质。

肖忠华教授图片集[2]

[2] 图片由各位好友和同事提供，部分图片来自 Corpus4u 网站，特此对所有提供照片者表示感谢！



2011第二屆
自助百匯
FACTORY

14:35 Liverpool Central On time
Calling at:
2nd 1450 Liverpool Central On time
14:32:43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

Roundtable Conference 圓桌會議
Linguistic Corpu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漢語語料庫及語料庫語言學」
6-8 May, 2011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香港教育學院

欢迎参加语料库及语言对比与翻译国际研讨会的代表
Welcome to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Using Corpora in Contrastiv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UCCTS 2008)
2008.9.25于浙江大学

肖忠华教授著作详录

1. Journal articles

[1] Hu, X., Z. Xiao, & A. Hardie. (Forthcoming) How do English translations differ from non-translated English writings? A multi-feature statistical model for linguistic variation analysis.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in press).

[2] Zheng, L. & Z. Xiao (Forthcoming) Collocational use in oral production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A corpus-based study.

[7] Xiao. Z. & T. McEenery (2013) Grammar and corpora. In The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Linguistics. Malden and Oxford: Wiley-Blackwell.
[8] Xiao, Z. (2010) Corpus creation. In N. Indurkhya & F. Damerau (eds) The Handbook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2nd ed.) [companion wiki], 147-165 . London: CRC Press.
[9] McEnery, A. & Z. Xiao (2010) What corpora can offer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E. Hinkel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Vol. 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0] Xiao, Z., L. He and M. Yue (2010) In pursuit of the "third code": Using the ZJU Corpus of Translational Chines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Z. Xiao (ed.) Using Corpora in Contrastiv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182-214.
[11] Xiao, Z. & M. Yue (2009) Us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P. Baker (ed.) Contemporary Corpus Linguistics, 237-262. London: Continuum.
[12] Xiao, Z. (2008) Well-known and influential corpora. In A. Lüdeling & M. Kyto (eds) Corpus Linguis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Volume 1].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83-457.
[13] Xiao, Z. (2009) Theory-driven corpus research: using corpora to inform aspect theory. In A. Lüdeling & M. Kyto (eds) Corpus Linguis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Volume 2].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987-1007.
[14] McEnery, A. & Z. Xiao (2007) Parallel and comparable corpora: What is happening? In M. Rogers and G. Anderman (eds) Incorporating Corpora. The Linguist and the Translator.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8-31.
[15] McEnery, A. & Z. Xiao (2007) Parallel and comparable corpora: The state of play. In Y. Kawaguchi, T. Takagaki, N. Tomimori and Y. Tsuruga (eds) Corpus-Based Perspectives in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31–145.
[16] Xiao, Z. & A. McEnery (2005) Situation aspect: A two-level approach. In B. Hollebrandse, A. van Hout and C. Vet (eds) Crosslinguistic Views on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Cahiers Chronos 13.] Amsterdam: Rodopi. 185-200.
[17] Xiao, Z. & A. McEnery. (2005) A corpus-based approach to tense and aspect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In W. Pan, H. Fu, X. Luo, M. Chase & J. Walls (eds) Translation and Contrastive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14-157.
[18] McEnery, A. & Z. Xiao (2005) Character encoding in corpus construction. In M. Wynne (ed.) Developing Linguistic Corpora: a Guide to Good Practice. Oxford: AHDS. 47-58.
[19] McEnery, A. & Z. Xiao (2005). A corpus-based approach to tense and aspect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In J. Schwitalla and W. Wegstein (Hg.) Korpuslinguistik deutsch: synchron - diachron - kontrastiv. Niemeyer: Tübingen. 27-50.
[20] Wang, K., Z. Xiao & X. Yang (2004) Corpora and bilingual corpora [written in Chinese]. In K. Wang (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i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arallel Corpor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ess. 3-16.
[21] Xiao, Z. (2004) Distribution of aspect marke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ritten in Chinese]. In K. Wang (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i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arallel Corpor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ess. 108-118.